





似亂髮廣志爲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

白華又不同

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本草經曰麋蕪一名江離即芎藭苗也

藥對以爲麋蕪

一名江離

原注芎藭藥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

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芎藭可離蕪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藭江離也 集語唐志張勃吳地記云曰扈江離與蕪芷王逸注江離香草名洪慶善云司馬相如賦被以江離糝以麋蕪乃二物也本草麋蕪一名江離江離非麋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薺杜薺非杜若也顏師古注引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江離蕪也郭璞山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之者仁傑案說文江離蕪蕪以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仁傑案說文江離蕪蕪與實慶善以相如賦疑之按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藥本蛇牀之與蕪蕪亦以芎藭與蕪蕪稱相如賦又云芎藭昌蒲江離蕪蕪泥此則芎藭蕪蕪亦不得爲一物矣 爾雅釋草斬葍蕪蕪卽氏爾雅正義曰蕪蕪一名蕪蕪史記索隱引樂光云藥本一名蕪蕪根名斬葍藥蕪蕪非藥本也索隱又引藥對云蕪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離騷云扈江離與薺芷今江離爲芎藭之苗則亦非蕪蕪也本草云芎藭生山谷蕪蕪一名蕪蕪生川澤自二分二種今以大葉者爲芎藭小葉者爲蕪蕪管子地員篇云五沃之土生蕪蕪是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屈原楚人而涉江

九章

之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

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全云屈子豈肯以楚爲夷曰南

夷者指放逐之地言之也蓋近於苗疆矣故曰夷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障之

九章

壅蔽之患也元

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

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悲

偏聽之害也德宗似

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元圻案通鑑漢紀元帝初元二年中書令宏恭遂委以政事

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望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奏望之堪更生朋黨又唐紀德宗貞元十年裴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上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陸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一年貶贄爲中州別駕初陽城白處士徵爲諫議大夫及陸贄等坐貶上書論延齡姦後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 漢元帝優游不斷故易於薤葢唐德宗猜忌故易於偏聽

宋玉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

原注淮南子原道訓作蚺蠖七

略蝟子名淵楚人

唐人避諱唐高祖名淵

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

淵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武陵陽白雪見文選琴

賦注

集證漢藝文志攷蝟子十三篇名淵楚人史記孟荀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二篇文選枚乘七發便蝟詹何之論注云

淮南子雖有鈞蠖芳餌加以詹何蝟蠖之數猶不能與罔吾爭得也應璩與從弟書又作便蠖○元圻案文選琴賦注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米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鈞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岩石能致風雨 古文苑曰宋玉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淵天下之善釣者也欲玉觀魚 文選琴賦注兩引宋玉對問於揚白雪句則作陽春白雪於紹陵陽句則作陵陽白雪李善自云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韓元古古文苑後記曰古文苑九卷世傳孫巨源子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間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補注

曰離騷用羿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安說耳

閩云此條已見左氏 全云慶善名與祖

藝文類聚鑒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

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

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

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

案句下有貌足傾城言以亂國八字應補入

此乃蘭形棘

心玉曜瓦質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

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候誠子曰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

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

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

遵

句下有無謂冥漢人  
不汝聞八字應補入

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

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誠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

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誠子曰

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

動羊祜誠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

談無聽毀譽之語

孫氏星衍曰案晉書本傳祜無子兄發長子倫  
次暨次伊次篇當題誠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

耳徐勉與子

山

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

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

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

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

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四

其欲

晉書潘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  
文同類聚作王粲著未知孰是

凡此皆可為治心齊

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誠

馬誠兄子書王昶誠子書  
俱載後漢書三國志本傳

張茂

先之詩崔子玉之銘

張華勵志詩崔瑗  
坐右銘皆載文選

見於史傳文選

者不復紀

元圻案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勅撰  
載吳陸景誠益曰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  
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晉戴逵申三  
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亦名也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

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

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全云以簡易稱中壘亦未確  
又云子雲沈寂其如清淨符

命之謠何○元圻案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入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聲

自血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此云英華出於性情蓋節

取其意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詠

潘岳作楊  
荊州名學

謂督勲勞注引說文  
曰督察也

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

友之心

注引禮記曰見父之敬不謂之  
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引曲禮執友稱其

仁

原注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右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  
也○元圻案唐書文藝傳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  
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籠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數初淵洽  
表上之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瓊赤玉也

說文

雪賦

謝惠

林挺瓊樹注以為誤

閩按毛傳瓊玉  
之美者廣韻瓊

玉名皆不與說文同○元圻案演繁露十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  
氏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  
瓊比梅雪皆誤 注謂五臣注善注引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

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

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鉤伍

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五

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閩按姚合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  
豐戰篇凡治國者惠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

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慮可以去而玉可致故明君脩  
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意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  
出此令威名寬劍州人○元圻案新唐書曹王臯傳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  
團力法聯其賞蜀弛張如一 韓文公碑云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  
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至成王嗣封在元宗時 朱子原本韓文  
考異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  
句下今 四庫全書二本皆著於錄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作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

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推擇二人文

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椎

元圻案考異曰后山談叢云唐令民  
二十成了以下為椎宋次道云推者

椎也避高宗諱而用推耳呂縉叔云推者椎也獨警為椎蓋傳寫誤耳唐人  
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椎結字法讀為椎警  
故唐令以椎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以法呂即杜詩  
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  
其說○集證按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云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鰥寡  
一丁壯則千萬人也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十人之長推什長已上則

百萬人也十抽一推當是用此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

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集證陳權文天中記

引唐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

訟風伯蓋本於此元圻案藝文類聚卷一百曹植詰咎文序曰五行致災先史以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是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俛天帝之命以詰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云云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

小癡為大黠小黠為大癡集證隋志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玉海云一卷抱朴子道意篇凡人多以小黠為大愚○元圻案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趨退之

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送窮段成式亦有送窮文見唐文粹張敏晉書無傳容齋五筆載其頭責子羽文一篇云敏者太原人仕歷

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黃山谷跋送窮文曰退之送窮文蓋出於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併至退之亦諸戲而語稍莊文未過逐貧矣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詹舉在貞元八年史因之黃

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

信然原注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伎黃介喻良能為文以辨○元圻案韓昌黎哀辭曰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

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王保定撫言以其文章切深喜長

溪人神龍二年及弟異遷左庶子書錄解題傳記類閩川名士傳一卷唐

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記人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又唐登科記十

五卷丞相鄱陽洪适景伯編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度登科記五卷姚康科

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記二卷丞相陽以三本輯為一書又有別集類可信矣

周集五卷唐國子四門助教莆田人詹行周撰詹之為文有別集類可信矣

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誇好事者喜得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然高

城不可見之詩題云途中寄太原所思蓋亦有以召其疑也昔人以瓊珠受

謗傳之千古尚未能明孰謂人行已而可不謹哉又林藻集一卷唐嶺南節度副使莆田林藻緯乾撰藻貞元七年進士黃璞名士傳曰貞元七年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恐凡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叙珠去來之意耳藻寤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權謝恩黃裳謂曰唯林生叙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詹穎太原之技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

既窺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髻付女妓以授屠營一見大痛亦卒唐文粹李  
貽孫歐陽脩文集序稱脩服聖人之教慕禮佛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  
之際唯恐不及常哀爲福之觀察比之教若芝英每燕樂必召同席君動不踰  
節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贊知貢舉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  
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  
人於今之伏之真西山跋歐陽四門集曰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爲余言  
四門之交之行昌黎至稱之至黃瑛爲閩川名士傳乃紀其太原戴一節論  
者疑爲近歲黃君介孫君良能皆爲文以辨調宜登載編末以原干蔽之誣  
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瑛後之君子惟昌黎是信平抑惟  
瑛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

###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閏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

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爲興元年甲子  
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  
年詔可是愿又當爲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爾何云  
按元和御覽詩中有李愿二首疑卽其人 集證濟源縣隋置今屬河南懷  
慶府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爲師韓闢

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

### 困學紀聞法

#### 卷十七

七

#### 謂刑禍非所恐

原注柳以封禪爲非而韓以封泰山爲玉牒勸憲宗

韓勝非封禪是柳勝作史之說亦柳爲長然韓子大本大原處勝而柳不遠  
也○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般舟和尚碑跋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名一  
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夏夏也 昌黎師  
說曰李氏子蟬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  
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原道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  
道之諫佛骨表曰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答劉秀才論史書曰夫爲史者有不  
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潮州謝上表曰臣於當時之文亦  
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表裏以告神山東巡幸泰山奏功皇  
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又曰宜定樂章以告神明之封鍊白玉之牒  
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 柳子厚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曰孟子稱人之患在  
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範譁笑之以爲  
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尊怪  
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  
其爲不敢也決矣送僧浩初序曰退之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寓  
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不可斥往往與身論語合誠樂  
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與韓論史官書曰退之言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若以退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  
不可回也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直其道苟直雖死  
爲臣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  
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訟襲嗔唯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巫

晉史詛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 柳子云作史貴直道不顧刑禍  
其論甚正然韓子云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得夫子作春  
秋之法其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非真畏人禍天刑者柳子之不肯爲師乃  
有激而然

###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

何云嘗細考文  
中歲在辛卯句

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此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案記  
云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明蔣之翹注云子厚從兄名寬  
字存諱集中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於郡藩即謂此也又  
注云邕州今南寧府屬廣西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 見於獨孤及

集 文苑英華亦作獨孤及 崔祐甫獨孤公神道碑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言  
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歷官濠州常州刺史不言  
其官子厚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獨孤及昇陵集

百官請復尊  
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 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宋彭

號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華辨證五本卷迺作常  
表按唐德宗興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舊即此

六表是也是時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  
表云元翰作是矣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請貞元五年

方十七歲八年始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 原注見大  
真宗師其誤可知 歷四年薨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八

### 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

入年子厚始生○案未淳熙中臨邛韓醇柳  
集記後曰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未生 請聽政第三表文苑

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 文苑英華辨證五林逢請聽政  
表第七首第三表載柳宗元集中

作第二表晏元獻柳集第二表據文苑迺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別自有第  
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

未合又云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  
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 伐裴行立

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 通鑑唐紀憲宗  
元和十五年閏

正月穆宗即位二月以桂管觀察使裴 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

行立爲交南都護子厚已前一年卒

吉甫郴州謝上表也 文苑英華辨證五按新史李吉甫傳收柳移

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上說今此

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日上說攷其月日文理解非宗元事其爲吉甫何

疑 宋沈作詰寓簡云子厚文集多假象如柳州謝上表稱子頤在襄陽相

闕子按元和八年頤以罪貶爲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頤

之去襲 陽久矣 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

士章籌作愈膏育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

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

之文冒柳州之名者陸放翁跋柳州集曰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且袁

類於此子京此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殿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然非特外集也

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

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

下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何云八愚詩至

南宋時石刻亦亡○元圻案劉夢得答柳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云云余吟附離不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失發乎羿教而中微存乎他

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沈作誥曰柳

集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禹錫至文宗太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卒十七年矣又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庸俗凡陋非子厚文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奠也艾軒

策問以為元次山案今本文軒集無此策問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

未嘗為饒州全云次山是杜公同時集證按白居易冷泉亭記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高作候仙亭有

裴庶子棠楸作觀風亭有蕭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奠有此亭是奠為河南人又嘗領餘杭郡

平淮西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

賢矣閩按說苑龔自覽召類篇○元圻案召類篇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饒娥碑按魏仲兕原注大歷間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

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元圻案仲兕或作仲屏其德娥碣云彼饒

者勤浚於長江幼女號懇激於穿蒼匪類伊蛟爰搆其殃上帝懷之雷靈交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晦雲龍騰搏邦人大恐水物珍瘳魚蟹蛟螭

有無噓類滅以湯瀾饒於江祀所貴者男所賤者女銳繫投身黃香搯虎占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父醉流血氣

盡伏死明日屍出唐書列女傳云娥字瓊真父勸娥死時年十四又云縣

令魏仲規礪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闔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游黃溪記

記云溪拒永州治七十里

做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

南子桑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何云游黃溪記乃柳文之未能自成家者胡云奇作

○元坻案柳子厚游黃溪記曰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湘之源南至于龍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史記西南夷傳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曰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善之福矣孰謂惡之禍殆死何肥何閏閏之死金玉其禍何貽禍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遠鬼神之形幽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 莊子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意者其有懷絨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有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澤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號哭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故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任至工部郎中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湜得愈之奇崛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十

王參元書

參元家失火子厚作書賀之

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

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攷李商隱樊南四六有

代王茂元遺表

案舊唐書王茂元傳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奉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云與季

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耀之子

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元坻案王仲元誌今

樊南文集已佚而參元之名再見于李賀小傳云所與遊者王參元 唐書王栖耀傳栖耀濮州濮陽人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鄭坊節度使子茂元附傳而不及參元仲元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

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

原注祭酒即文公也

白樂天老成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元坻案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裁經綴史補之如苑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是而銳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長安人李賀送

沈亞之詩曰典與才人怨春風則似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官南康尉  
公武曰沈亞之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閩本作積山子疑誤為雞毛

穎傳韓文公作本於此元圻案宋袁淑俳諧集封驢廬山公九錫文曰爾有

加爾使徐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山江州之廬陵吳國  
之桐廬使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又雞九錫文曰咨爾浚積山子于陵安英  
茂秉機長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  
公以前後積山為君湯沐邑 宋張端義貴耳集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為禽  
獸九錫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放加恩簿以海龍  
為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

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全云此亦

自謂韓張並稱也○元圻案劉夢得祭韓昌黎文曰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  
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刺盾卒莫能困時惟子厚竄言  
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頽頽磅磅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 昌黎  
調張籍詩云此野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晁氏讀書志別集類劉禹錫夢得  
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禹錫中山人貞元元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早與柳宗  
元為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為詩友號劉白雖詩學文稍不及然能抗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衛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

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薛簡

肅公文 集序 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方樸山

未 確 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閩按陸儼山謂先有陸陸無

舊唐書鄭畷傳父亞字子佐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于謁  
深知之 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李商隱代作亞後  
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作集鄭序曰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  
贊軍機羽檄凡二十卷輒習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銜官業  
也 周霍皆有定策功而史記謂周勃重少文漢書業光不學無術  
漢書枚乘傳孽子阜字少孺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拜  
為郎為文共受詔即成 史記鄒陽傳陽遊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  
枚士之徒交莊忌即嚴忌也避諱改莊之字曰嚴 晉書載記一劉元海嘗

謂門生未紀陰曰吾嘗鄙陸陸無武終繼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  
者固君子之所恥也 二生過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而公屬太宗而不能  
開序序之美情哉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原道訓云禹

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相刺篇云簪

墮不掇冠挂不顧集證玉海三十一司馬公曰唐太宗刻銘底柱之陰魏鄭公撰字幾沒然殘缺僅可讀○元圻

案吳越春秋亦云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類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緝與地廣記十三陝縣有禹貢砥柱山山有三門河所經唐太宗勒銘於此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大心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

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見藝文類聚鑿誠類斯言非也文

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

乎 全云六朝之文所以無當於道○元圻案梁書簡文帝紀太宗簡文皇帝諱綱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大清三年五月卽位史臣曰太宗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 中說事君篇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又大同哀辭序曰大同字仁洽子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容有謂子曰陳蕃所憩之

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

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

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

歲數集證按仲舉事今本搜神記無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引搜神記陳仲舉微時嘗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扣門者須臾門裏有言客堂

下不可進曰當從後門往有頃還置者問之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答曰男也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

有置繫於梁上其末出奴以爲木自下鈞之繫墮陷臍而死三國志華歆傳注引列異傳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叩門便辟易

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歆拜相將又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馳其事至三歲故

往問兄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元圻案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九載大同哀辭云陳蕃所憩之家久傳紀錄之歲云云今作久記元錄之歲蓋從

藝文類聚陳蕃事亦見幽明錄太平廣記三百十六卷載之云阿奴十五歲爲人作屋落地死

庚信三月三日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同飛案文選甘泉賦登鳳凰而翳華

芝汪服也曰  
華芝華蓋也  
楊柳共春旗一色  
月令季春之月  
天子戴青旂  
王勃傲其語

江左卑弱之風也  
元圻案王勃騰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邵氏聞見後錄十五王勃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爲類俳  
宋陳善捫蝨新語曰子安語句詞雄傑比書爲勝及觀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柱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遠甚  
梁簡文帝南郊頌序云朝英與密露齊輝晚花與薰風俱落蓋俱齊王儉褚淵風儀與秋月齊明首嶽與春雲等調而子山又做之也  
周書庾信傳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東海徐摛子陵及信並爲抄選學士文並綺麗故世號爲徐庾體  
王勃字子安有子安集十六卷  
四庫全書著錄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

意南豐說非異  
閩按說非異  
三字疑有誤  
師其辭  
元圻案唐書岑文本傳文辭多所綜貫貞觀元年除秘書郎時顏師古爲侍郎即自武德以來詔語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師古以遣罷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俱載文選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載

李善精於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  
案此晏元獻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十三

范樞密  
書語  
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

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人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

詩以爾雅天雞有三問之主司  
閩按主司爲張佖  
○註已見前小學  
其精

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

經而選學廢矣  
閩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

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此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抄文選三過矣

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何云文選不足名學不如熟精詩正義也荆公本不陋末流之失耳○元圻

案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尚文選當時人專意此書故事者始一經梅

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熙寧八年頒王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官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退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元圻案元結惡圓曰元子家有乳母

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禎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國曰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聞而寄以爲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 葉石林燕語曰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作靈鳥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因蓋爲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 北齊書元景安傳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暉曰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次山之言不愧其宗人矣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別集類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所著元子十卷文編十卷猗玕子一卷今皆不傳此本蓋後人掇拾也

### 李義山賦怪物言伎魑譏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

魑魅之夏鼎也 元圻案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 善奕南甲乙集玉露生詩集事跡具唐書藝文傳此

三賦今樊南文集不載 漁樵閒話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曰臣姓猶狐貍氏帝名曰巧彰字臣曰九規而臣尤爲伎魃焉伎魃之狀頰佩水遊手貳風輪其能以鳥爲鶴以鼠爲虎以鬼尤爲誠臣以其工爲賢主以夏姬爲廉以祝融爲善誦義於寒泥贊詁受於嬖母其一物曰臣姓潛督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爲譏魏焉譏魏之狀態使觀爲疎同爲殊使父贈其子妻義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劔乃刻又持一物大如長筇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諂啼偽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汙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爲貪魃焉貪魃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鼻乎竊喉通管衆手常居於倉亦居於囊類鉤骨箕環聯琅瑤或時敗累囚於牢狴拳楮覆校藜棘死灰儂倖得釋他日復爲

###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 閩本脫 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

榮啓期健於衛叔寶 閩按出醉 達人之言也 元圻案唐 吟先生傳 書白居易

傳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徙下邳以刑部尚書致仕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辭 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曉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德之務 莊子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生萬物性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穉穉者吾年九十多是三樂也家語所載略同 晉書衛瓘傳瓘孫珍字叔寶好言理其後亦體病多羸母恒禁其語 樂天浩歌行頌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亦此意

###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 權 篇 口

可以食不可以言 元圻案劉禹錫口兵誠曰我誠於口惟心之門 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關可以 多食勿以多言

文選沈休文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

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

非也元圻案安陸王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勝之妙流睨未足稱奇李善注周易曰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睪函通賦曰養流睨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養謂養由基也古人用事隱奧難以猝解秋儲未必定是二人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

吾易元圻案晁公武曰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陳后山曰黃冕秦則長公客也張文潛則少公客也葉石林作張文潛柯山集序曰文潛與少遊同學於蘇子瞻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為難云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擊仲氏任呂太史

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

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

司馬公保業云懷壘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綬懷之未煖閩按今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郡何云此郡字乃傳寫之誤樹為木則宋人避諱也○元圻案王荆公潭州新學詩曰有嘉新學潭州守所作者誰歎仲庶氏吳 呂咸公重修釣臺記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上可坐十八人為釣壇即今之釣臺也明道二年范文正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

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欽之首額曰若是可乎 柳子厚愚溪詩序曰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

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水經注入引園稱曰昔天子建國名

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 郡懷壘以棘名邦 司馬溫公於嘉

祐六年奏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徵務實其保業曰陵夷唐徵至於十

代懷壘未煖處官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 元次山出規見唐文粹四十

張文潛送李端叔名之儀 赴定州序臬鷓不鳴要非祥也豺狼

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諫元宗不合突厥入仗駝射疏鷓臬

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元圻案張文潛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曰祖宗爰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塞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其間今北邊要郡有城墜不修器械苦寇克戍單寡難跬步強敵而

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泉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呼亦過矣 呂向字子回注文選五臣之一也 唐書入文藝傳本傳作弗曰仁獸此從唐文粹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

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 此賦宋文鑑取之 謂靈基經也異苑

云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

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眾事 元圻案劉敬叔異苑五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

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眾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時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云着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傳於世云 唐李遠靈基經序曰靈基經者不知其

所起或云漢武帝命東方朔使之占兆無不中者朔之術用此書也或云黃石公以此書授張子房又有客述淮南神祕之書亦此書也蓋好事者倚聲借價以成其術其書以十二基子二兮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封印者尚聲

批詞盡得其理意者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三才之象也十二基子皆有文其辭獨周易之辭也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靈基經二卷皆本題東方朔撰或以為張良本黃石公所授朔傳其術或又謂淮南王劉安所撰

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托之詞惟考隋志即有十二靈基卜經一卷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而南史所載客從前來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盃玉盃之語實為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則是書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來亦已古矣卦凡一百二十有四合以純陰鏡卦十二其皆覆者為混沌未明不在此數晁公武讀書志僅載一百二十經殆不及檢而偶遺之也 晁無咎名補之鉅野人著雜叢集

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

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 案憲宗之女下嫁於杜棕 不識刺史廳

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

子厚文荆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

事 何云事非厚齋不能詳其出處耳下云聞人傳焉以美之聞人即指杜輿柳也有不知為用事耶○元圻案杜牧之柳子厚文注見卷五二十九頁王介甫外祖母墓表曰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曰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

識屏廳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悼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

文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

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元圻案楊文公無為集第八卷大樂十二均圖

序曰大樂十二律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聲協本均則其樂調聲非本均則其樂序非獨雅樂若此至於燕樂亦莫不然惟工師之明於聲者則能知之工師能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因聲以求本窮本以知變備者之事也今黃鍾為宮則大蕤始沈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為宮者倣此又曰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既備載律呂宮調及各取一章附于篇按圖考聲下可以辨工師之能否窮本知變上足以贊聖明之述作云爾 今老蘇集無此文 宋元憲集第三十圖說曰里有織婦唱然而讓子蠶曰今工女也世受蠶事以蕃天財今天下文繡被牆屋余卒歲無褐緹帛袋馬余終身恤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為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禦雪霜風雨之具也自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毳因帛以易草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患強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薦成服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眾無游手而後餘帛矣秦漢以下雲錦霧縠之巧歲變霜統冰綃之名日出借人華御積而千屋垂綸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纈雖使蠶被于野繭盈于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 陳同甫龍川集卷十四三先生論事錄序曰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非求于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十七

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書錄解題別集類無為集十五卷別集十卷禮部需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為郎 明刻朱子大全集目錄中尙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不存矣

邱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

矣慈湖場簡 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全云引宗卿語見場屋之文不

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為詞章之學無所得是兩層○元圻案書錄解題題曰文定集十卷拾遺一卷樞密江陰邱密宗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三人其文慷慨有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慈湖遺書家記九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夫言惟其當謬用其工陷溺至此欲其若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元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若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景德 眞宗七年 甲辰改元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枝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脩事始之後

原注太宗脩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元坻案王明清揮塵錄朱希真曰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實之館閣使脩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廣其卷帙厚其廩祿以役其心云云遺太平御覽而首冊府元龜亦誤也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總類成帝日覽三卷賜名曰太平御覽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為得其實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樓昉號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

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强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

用班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

兩都比也何云此直蹈襲脫璽爾仲友友止此何得高自標置全云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兩京比也

澹菴胡忠簡公銓云韓安國不能凡賦何云韓安國作凡賦不成鄒陽代作事見西京雜記罰

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

以盡豪傑之士集證桑世昌蘭亭考脩稷之會人各賦詩王右軍謝安石而下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鄒曇王豐

之而下十五人一篇成謝琨下迪印邱髦王獻之而下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元坻案西京雜記四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須窺旁生附枝王福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跡者督道輓者磨郭齊貢金斧楚入良工迴成新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風去鸞歸者王憑之聖德日躋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

君子之論揚雄度越 諸子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

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何云壯語○案今龍川集無此文 惟上孝宗第三書有天下大勢之

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大有為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為俗本所節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

之此龍川閻按龍川 陳亮號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

愧全云同甫一月四朝之語則可恥矣○元圻案陳亮字同甫尤宗時亮對策曰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察辭觀色似彼而得彼亦既得其機

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詠皆不聽得亮輒迴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案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而卒

###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

###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十九

宗謂崔實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

誤也程易田云按史記樂毅列傳裴駰集解引樂毅論自觀樂生遺燕惠王書起至篇末止與今所傳王右軍書不同者數字十字多十九字少

十字易十字字集古錄或指謂此而偶然譌記之也然兩本相較王優裴劣如機合子道作知機始作以禮終始極道之量道下增德字十載

一遇下增夫子載一遇之世荷得作苟利不謀作不謀收民作收民顧飢作願飢願釋作儀釋之施作施之任窮作仕窮通者作勇者作賢智攻取

上刪則字之間作之下四國作四海濟弱作濟弱執優執劣讀者能辨之至通篇虛字增所不必增刪所不可刪文章生死之道全係於此○元圻案文章正宗真德秀撰見卷六第廿九頁

### 誠齋楊文節 公萬里爲章熹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

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

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頡頏

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元圻案陳振孫曰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當淳熙未爲大達論思陵配饗不合

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聞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者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今本誠齋集不載章熹墓銘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

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當變始不指新法也

全云其中亦有指新法者何氏讀之未詳耳

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

指徐德占

名

禮論交詩則指呂吉甫

名

此孫仲益

之言也

何云二詩則如孫言

閣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元圻案曾鞏禮閣新儀目錄序曰古今之變不同而後之便習乎異則

亦屢變其法以宜之其要在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本末先後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粗豆而今之器固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記曰後世欲行水既田者往在務斷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長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兵間詩曰大義狹經久未圖小人輕險何不至世上固自有百為兵間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李平請守那復議吁嗟忍罵萬人莫幸將傲一身何論交詩曰德操龍公林下時定已登復恨容主夷吾飽叔貧賤開分財毫有乖忤司馬溫公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曰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名又曰使者爭獻謀畫措斂財產以希恩寵至欲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魏泰東軒筆錄十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為館職隨佑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二十

之既而功不成東都事略徐福傳禧字德占洪州人為人狂政而不為備寡謀輕好言兵沈括種諤講城水樂神宗遣禧經畫之既入賊境略不為備寡謀輕敵以至於敗宋史王安石傳安石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汲引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實欲自得政思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孫仲益書讀臨川集曰刑公自謂知經明道與曾子同等蓋豐稷之蘊於新載禮學之後荆公當國便當引而進之乃擴舉不用余觀商賈業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而二人者如火火矣伯厚所引蓋此條者與曾端伯書則云秦少游云曾子圖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鑰揚諸詩皆卓有濟世之用而指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止論詩未及文非伯厚所別也閻氏偶未詳考耳書錄解題別集類下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戶部尚書晉陵孫觀仲益撰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攷之漢

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

原注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

閣按風俗通義孝文帝時誼與鄧通同位侍中惡通為人數廷諍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相水投書以弔屈原羅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所憐也○元折案宋景文回鄭資政書曰當伯氏貳政之日明公升輅之辰一心獨行側身休景未嘗爭先于當路犬意于貴人然虺螫不觸而來機牙未蹈而發乃

知李廣誠感金石無以喻衛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邈通之諺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

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元圻案張說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

宋公遺愛碑頌序曰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脩阻吏或不牽不馴人或  
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駕五管之政教總三  
軍之旗鼓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  
也云云頌曰金鼓悉勞旌旆好來何暮兮主何早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  
兮公壽考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爆牛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  
黃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

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父子云紙幣之

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元圻案周益公二老堂雜誌三古有

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  
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自以為推通上下皆效之遂入殿試御  
題乾道中試賢良李星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脩官樓鑄代撰策題其中亦  
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入初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三

紙錢也乃以為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壽皇聖政錄  
亦循例用之矣 范淳父名祖禹即作唐鑑者所著范太史集中有朝奉郎  
郭君墓誌曰君諱子臯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甫從禮宗入蜀因家焉  
監成都父子移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  
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元祐二年卒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陳師道號得文法於伯夷傳元圻案黃山谷

與王觀復書曰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  
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  
月也 晁公武曰陳師道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甚少著后山集  
二十卷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見唐文粹獨孤見唐文粹

及仙掌銘序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六十六同一

句法方樸山云其原出於莊子之凡而祝之社而稷之 程易田云史記  
孔子世家君子能脩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 繼序按

管子小問有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二句吳子治兵有圓而方之坐而起之等  
句而子張問入官箴有優而柔之揆而度之東方朔柱預用之○元圻案莊  
子語東坡書張珩崖書後用之 唐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官常州刺史當  
時稱為獨孤常州

文心雕龍

論說篇

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臆子止云不知

書有論道經邦

問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籒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尚書未可

以詆彥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又云書中讓對篇即引議事以制全云閻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為偽而謂考工記在前誤矣集證定字以惠氏曰易屯卦象辭君子以經綸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綸鄭氏讀如荀荀氏讀為偷姚信釋為經緯字後人始改為綸文曰音韻作經綸以前經無論字蓋漢以前論字皆讀為偷後人改為綸也又云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本作經綸見釋文○元圻案臆公武子止讀書志別集類文心雕龍晉劉勰撰本嘗題其後曰世之詞人刻意藻讀書多滅裂杜牧之以龍星為真龍王摩詰以去病為衛青昔人識之今總著書垂世自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不淺矣觀其論說篇稱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略殆過於杜杜矣

和疑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

者多非之

案此歐陽公五代史擬本傳文

此顏之推所謂論癡符也

原注

正反論方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為法易曰白賁

无咎問按舊書綰傳每屬文恥於自非知己不可得見何云癸辛雜識有論綰之語蓋賈粉聲也集證夢溪筆談曰擬生平著述分為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一五

演給游藝孝悌疑獄香奩金六集全不載又云香奩集錄名韓偓今世所傳韓偓香奩集乃疑所為也○元圻案樓攻媿論癡符序曰亦城李公所為詩文名曰論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於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於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論字書以為論術實也顏之推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精華流布輒抽亦已眾矣江南號為論癡符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詞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相晉高祖漢封魯國公

崔駟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

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

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

答人求文章書

云擊轅拊岳宋景

文

明堂頌

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元所案文選四十二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夫街談巷說

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李善注崔駟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宋景文上明堂頌序云僻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轅童皆得謠歌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案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斯既帝秦

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秦策曰白起攻趙長平北抗馬服諫屠四十餘萬楚趙懾服功已成矣賜

杜郵垓下禽敵鍾室誅謂韓信也事見史記本傳徹舟云越子滕行吳

君忽史記越世家越王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晉宣尸居魏臣怠

閻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何云晉宣尸時亦魏臣也韓柳必無此全云馬

曹爽意白公厲劍子西晒事見左傳李園養士春申易

戰國策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洩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朱英謂春申君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

士之日久矣春申君曰李園欺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文法倣漢書削通等傳贊原

唐書委臣傳贊亦然閻按楊升菴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損水而夷射

旨六句東坡實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元圻案容齋四筆九作文

仲叔孫卒邱伯娶季昭公逐云云新唐書效之云三宰肅以杜毒辰林甫將

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論徹舟篇亦效班史

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論語比考識紆惑知已玉馬走隨菓子

夏桀德衰岱淵沸句法亦同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

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閻按宜作當文馬氏校云理文元板作理維即止妄

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元圻案杜牧與莊充書曰凡為文以意為

主以氣為輔以辭彰章句為之兵衛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彰辭句繞前捧後

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闖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文潛詩意似本

於此韓非子難勢篇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

牧之又從此脫胎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

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何云夢和乃謂手為心使之難山谷錯會

也閻按何肥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搦翰氣倍辭

前暨平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為文

足其志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

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

書可以參觀

原注文鑑取此二書○元圻案張文潛答李推官書曰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方為瑰奇險怪務

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之前蚬蚌島跡所記絳袍之歌鐘鼎之文也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拙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放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

原注

夷門在用樂教書文法

元圻案樂教書云蒯邱之植植於汶篁

柳下惠見飴日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日可以黏杜見

物同而用之異

原注出淮南子杜門戶篇杜○案見說林訓左氏博議用此呂

氏春秋

孟冬紀異用篇

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躄得飴

以開閉取健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醉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三

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

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

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惟載

逸黨詩希二詩

元圻案司馬溫公顏太初雜文序曰魯人顏太初字醇之讀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既得其理不徒誦之

以誇誑於人心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尤不光先生之道俗翫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之得失為詩調伯文以宣揚之景祐初

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為事慕稽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欬之狗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

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丞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認以罪榜掠死獄中太初素與合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之詩牧亦坐是廢又

曰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去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

而序之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云云宋文鑑十六顏太初許希詩序曰針工許希下蔡人天聖中皇躬逢裕有內戚達其姓名上

師扁鵲也上惜其用心不忘本給錢五十萬為立祠封曰靈應侯或曰人生

乎世慎乎習希失其習者也使命不習醫而習儒其遇主之日不忘先師明矣若然則讀書為儒乘時取富貴高冠長劍昂昂廟堂之上自負自得不知

素王之方者許希之罪人也。續通鑑長編一百一十七 眞宗天禧五年孔子四十七代孫聖祐襲封文宣公聖祐卒且十年無子遂除襲封彭城顏太初因許希請立扁鵲廟作詩甚褻弟事諷在位者得路反忘先師又致書參政蔡齊齊言於上景祐二年詔聖祐弟宗愿襲封儒林公議臣輒誦性疎誕嘗忤外計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逸召拜諫官好別飲高歌嗷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甚疾之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之。續通鑑長編一百一十四 仁宗景祐元年三月濟人黎德潤者性剛介廉平嘗知衡眞縣州吏受賂德潤告之坐決勒者十餘人吏因共誣德潤以罪繫獄自縊彭城顏太初賦詩發其寃范仲淹前使江淮請加追卹於是賜德潤家錢三萬見 晁繹集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皆不著錄豈南宋時已佚耶。東都事略 儒學傳顏復字長道先師充公四十八世孫父太初爲東魯名儒嘗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再後掌南京學以卒。

黎齋先生

袁燾號

爲樓名以是亦以直不高大爾是亦樓

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居若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三

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取也。

元圻案此節錄

袁契齋是亦樓記文也黎齋表其父質甫先生之墓曰有園數畝日涉成趣屋荷可以居食荷可以飽衣裘荷可以禦寒如是足矣蓋得於庭訓黎齋又

鄧志宏與胡丞公

闕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

書曰熙豐間如

司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

陳了翁與蔡長沙

何本載閩云蔡京貶官行至潭州死故曰長沙

之所爭者曰治

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

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元圻案熙寧元豐間溫公與荆公所

爭者新法也。東都事略 陳瓌傳瓌字寧中崇寧間官右司諫以言事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確責之日方東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詆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瓌嘗言京不可用於之必爲心腹患續通鑑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爲取南仲所阻。事文類聚 新集十三載中興繫年錄曰禮部侍郎會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關於坐

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楮裒然驚其言遂令出守  
陳振孫曰胡承公名世將文恭公宿之曾孫著胡忠獻集六十卷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

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

康居用漢書郵支事也

案漢書陳湯傳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呼韓耶單于與郵支單于俱遣子入侍後郵支西破呼焉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殺漢使各吉等遂西奔康居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

活何云以下皆本溫公考異北漢鄭琪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

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

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

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始類癡人說

夢也

元圻案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陁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

國學紀聞注卷十七

跋三千騎襲其牙帳馮自以大軍繼之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回鶻於殺胡山烏介可汗走保黑居于族胡三省注胡嶠曰轄戛之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卽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詔張仲武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康居求活盡徒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徒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徒餘種居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郵支故事可致此誤也又後周紀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就虜庭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瑛魁岸善飲耀無量之過一夕腐勝於穹廬之種堦聞與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曼槁漢使必厚具酒食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按韋曜孫皓時人韋曜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爲文章而路振云高祖時人誤也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詩

陶淵明

飲酒

詩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

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東坡

書李簡夫詩集後

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

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

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

為記

閩按羅端良名頤歙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簡渡後文字有先泰西漢風惟願一人而已宋文公周益公視為畏友

作陶令祠堂記見集中○案棟攻媿云端良嘗以陶令祠堂記見寄亦其最得意者皆發此意蕭統疵其

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集證昭明太子淵明集序白璧

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杜工部遺興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假枯槁連生豈足歎識蓋不早有子實與愚何其掛懷抱王右丞偶然作詩傾倒彊行酬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蒼鬼家中年婦黃山谷云述酒一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云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絀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湯東澗云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其忠義亦足見授張禪使臥王禱自飲而卒繼又令兵入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詞盡隱語故觀者弗得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作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元圻案羅端良陶令祠堂記曰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始為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頽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任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求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為遠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濛習嘗有詩云義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澗朴散習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已審

矣元曹涇有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附集中閻注論者謂南渡後文字云云卽曹涇傳文也東坡題文選云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乃讓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黃山谷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云云夫子美因頓於山川蓋爲不知者話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讓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葛魯卿名勝仲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華文閣待制知湖州乞祠卒諡文康宋史入文苑傳著丹陽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著錄韓子著名駒蜀仙井監人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南渡初知江州宋史入文苑傳著陵陽集四卷四庫全書著錄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

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

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注引吳書曰故南

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元圻案元黃潛筆記曰陶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

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語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耶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風俗通窻禮篇載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亦常投一錢井中事而讓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其飯留錢爲傷恩薄禮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清廉下引風俗通則以飲水投錢爲潁川黃子廉事飲水作飲馬分飯留錢爲郝子廉事飲作飲豈古本風俗通固兩人耶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見宋書樂志三陶淵明歸田園

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爲桑宮爲巷全云改巷字句便佳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閒戍更奪蓬

婆雪外城的博嶺在雜州原注見韋臯傳蓬婆山在柘州原注

見元和郡縣志集證唐書韋臯傳出西山靈關破賊和通鶴定廉城喻的博嶺遼園維州搏雜樓攻下洋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元和郡縣志劔南道中柘州城四面險阻易於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一百里按今四川茂州雜谷廳西北有的博嶺龍安府松潘廳唐柘霸等州地東有雪覆山一名雪嶺○元圻案唐書吐蕃傳開元十六年王昱率劍南兵攻安戎頓兵於蒲婆嶺蓋卽蓬婆嶺也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

甘澤謠元圻案甘澤謠曰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

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漚江湖遍遊烟

水自製二舟一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十益彥深進士  
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覓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與則  
窮其景物興盡而行焦遂中為長安歌從時好事者為飲中八仙歌云  
云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甘澤錄一卷唐袁郊撰其事者為書中八載譚異  
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氏書錄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  
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葉  
石林避暑錄語云焦遂事跡不見他書偶未考也錢氏養新錄十八范傳  
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  
中八仙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康熙年典口部吃字下  
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則酬答如注射當時目為醉  
吃

###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

原注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嶺  
縣唐改為硤石熙寧六年省為  
鎮 閩安新舊唐書硤並從山惟通典從石○元圻案王存九域志三陝西  
路大鄜州陝州陝郡保平軍節度治陝縣陝六鄉石壕乾故縣三鎮有  
統山硤頭山二嶺山底柱山黃河窰水 歐陽恣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故虢  
國所謂上陽也石壕鎮本嶺縣後魏置唐正觀十四年改為硤石縣姚崇其  
邑人也熙寧六年省為鎮 通典州郡七陝州周召分陝之所領縣五二曰  
陝石縣西南有莘原左傳有神降於莘卽此陝不從石蓋傳刻之異

###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

###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迥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元圻案杜詩箋曰舊

昔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通鑑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  
橋係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 汾陽初敗于潞水詣闕請貶降為左僕射已  
而加司徒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貶之官亦春秋之書  
法也洗兵馬則目之曰郭相 山谷老杜浣花溪圖引探道欲度羲皇前論  
詩未覺國風遠

### 少陵善房次律房瑄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

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掩

也如是 何云作永貞行之時劉柳之怨未平也 全云昌黎山陽之賤

於知人而附依王韋謂其下石昌黎則未必然也昌黎晚年亦不復致疑矣  
○元圻案通鑑唐肅宗紀至德元載十月房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  
以中軍北軍為前鋒至便橋遇賊將安守忠於成陽之陳壽科時瑄依古之  
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八畜大  
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少陵悲陳陶詩云孟冬十郡良  
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東坡云陳陶  
唐書作陳壽邠不知孰是時瑄臨敵猶欲持重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  
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 通鑑唐順宗紀承

貞元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卽皇帝位時順宗失首不能決事二月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草執詔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八月太子卽皇帝位改元永貞王伾任爲開州司馬王叔文爲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撫州刺史韓愈池州柳宗元卽州劉禹錫連州注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昌黎永貞行云君不見太陽寬陰未出令人乘時偷國柄指叔文也狐鳴梟噪爭置置賜賂跳頭相嫵媚指其黨也卽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追野嗟可矜陽山劉柳樹人之恥也蔡寬大詩話子厚厚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之矜陽山傳之落寬誓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寬誓一子不宜爾將疑斷還否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

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

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爲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

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爲宰輔事何云王綱四六見隨筆誤

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二閣老不用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集證唐書楊綰傳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容

齋三筆蔣子禮拜右相王綽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誤也歐陽公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詩云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永叔似亦誤用○元圻案杜詩箋云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曰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與鄭注云士賤與君不嫌也大夫朱門洞啓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嫌疑是漢開閣張敞兒雜記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又王瑩傳云旣爲公須開黃閣張敞兒謂其妻嫂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通鑑唐紀玄宗太和八年八月以王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李德裕將出中書謂王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卽名肅父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卽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問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敕豈復稟宰相意耶唐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卽李賀之父閩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子非高祖之子名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元圻案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諱文公爲作諱辨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麗人行長安水邊多

麗人語本此元圻案王無功名績太原祁人隋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爲六合丞歸隱北山東泉自號東泉子唐書人隱

逸傳著東臯子集三卷 三月三日賦曰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  
潯正是地名爲禱飲辰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垂老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

卽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泰爲

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

曲江池之杏園也何云顏魯公帖有土門既開凶威大蹙語○元  
圻案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二恒州有井陘縣井

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  
央下如井故名之 述征記曰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 令狐暉

類真卿墓誌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運兵二十萬橫集燕趙秀貫井陘唐  
土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實常山趙二郡 唐書叛臣傳李

忠臣本董泰也從郭子儀圍相州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 通鑑唐紀  
肅宗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嘉獲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  
州子儀進圍之注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婿也四十明

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五

之盛守歲詩盍簪喧樞  
馬列炬散林鴉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

聞寬法離新州相見懷歸尙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關按李林  
甫傳諸婿

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蠻獠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

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

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太宗九王  
蔣王暉傳之芳蔣王暉之曾孫

廣德初廣德代  
宗初元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

得歸拜禮部尙書故少陵詩有脩文將  
管輅奉使失張騫

史闍行人在詩家秀  
句傳之句集證唐書宗室世系表太宗子蔣王暉  
生蔡國公煜煜生左武衛將軍承祖承

祖生太子賓客之芳

楊綰諡文正

案綰諡文貞王氏避仁宗諱故作正

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甫

過蘇端豈卽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

道而端終爲憐人豈晚謬乎

閩按舊唐書楊綰傳諡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賢

乃肆毀蹟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自卽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辨○元圻案蘇端肅宗朝官比部郎中大常諡楊綰曰文貞端駁之曰絀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梁肅復駁之曰端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諡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二議俱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卷蘇端之議諡謂楊綰不應諡文貞也舊唐書綰傳載賜諡文簡之詔於前而繫蘇端之毀蹟於後誤也新唐書綰傳謂太常諡曰文貞蘇端憐人也持異議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猶賜諡曰文簡爲得其實閩氏乃引舊唐書何歟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

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

引爲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閩詩人也殷璠謂其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六

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

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

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卽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

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

詩而已

原注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爲副使閩按王季友兼監察御

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爲侍御史也非爲副使子節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爲副車集證朱鶴齡曰潘淳詩語載唐江西新羅子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河南尹以御史中丞歸西臺出爲江西觀察使故結銜如此于節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爲連率舊矣朝廷重子鎮定咨爾宗室勉移獨坐之權專方面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爲副車○元圻案唐書宗室宰相傳李勉字元卿鄭孫王元懿曾孫肅宗素重其正欲遂柄用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

書錄解題別集類王季友詩一卷元結德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中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又總集類河嶽英靈集二卷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

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西陽雜俎第二

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

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

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案以上節錄張邦基墨莊漫錄語愚謂

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

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

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

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

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闕按以隋書天文志天

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

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

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集證嚴羽滄浪詩話曰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

高太乙即乙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張石虹太史格物外編

太甲楊升菴疑為六甲之訛非也漢武內傳帝受六甲靈飛於六甲中元凡

十二事太甲當與太乙為上天最貴之神○元圻案王氏此條楊升菴集全

裝為已說

贈閻邱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

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閻邱均景龍

中宗神龍三年改元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武后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

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傳云子昂卒後成都人閻邱均亦以文章

###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七

終始任平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

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元圻案少陵贈蕭十二使君詩云終始任安義

荒蕪孟母隣自注云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間甘脆之神名數若已之庭閨焉及太夫人頤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

漆之契可知矣

陳倉石鼓又

何云一

已訛

案此句及下嶧山之碑句皆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句

按陳倉在

唐爲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

開按元和郡縣志實云

乃雍

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

而仆之

宋書索虜傳云

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

何云好名而不韻莫

甚於佛狸此事後世俗儒多祖之

閻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然而歷代換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集證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風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

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卽史籀大篆也○元圻案王氏石鼓文考正云石

鼓文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囊駟輿致太

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風翔孔子廟對演見聞記又曰有縣宰取舊文勒于

石碑之上凡成數片今聞有嶧山碑背新刻之碑也集古錄曰嶧山碑秦出

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石者其本出

于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粟

木傳刻耳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劔南旌節導駕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八

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元圻案周禮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注旌

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又鄉大夫以旌節輔令則

達之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

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

馬氏校云鬱藍元板作鬱經○元圻案老學庵筆記曰蔚藍乃

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害韓子蒼乃直謂天

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韓子蒼云水色日光共蔚藍四

庫全書提要曰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田注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

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繼玉明則是帝名鬱繼非天名鬱繼

也陸游說反誤韓子蒼夜泊寧陵落句云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尙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

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日穀冥濛衆星

爭耀語本於此

元圻案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者晁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不載其名豈當

時已無傳本耶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洎也所美非美然

續序按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

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元圻案唐書楊

國忠傳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討之戰

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為匿其敗更欲戰功國忠以宰相領選仲通戰

選者鄭忠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為領通鑑唐紀肅宗至德二載

十二月議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欲免張均張洎死上皇曰均洎事賊皆任

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令

子曰亦能文祿山盜國為偽中書令肅宗反正顧說有舊免死流合浦洎尚

寧親公主均與希烈皆相祿山均死賊中與通鑑不同又于頔傳頔為陝虢

觀察使峻調苛愆宥吏揣恐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廣

募戰士儲良械惘然有專漢南意公斂私餉持下益急而變于奉上下李實

傳實拜京兆尹專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諍問不踰月實殺數千人于府韓

文公寄襄陽于相公書稱頔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峻德渾然天成無有

咄岸文章言語與事相侔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又上李尚書書稱實赤心

事上憂國如家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

敢起發價不敢貴非閔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或謂杜

贈鮮于詩美其文章而不及其武略贈太常張卿氣得神仙迴思承雨露低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九

諷均之以求仙得幸似亦不得竟謂之美也趙明誠鮮于仲通碑跋尾云顏魯公為此碑稱述甚盛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

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洎

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

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何云當作三城地理不可好新

也奇滴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

書則不能盡注其閒又用方言如岸漑土銜乃黔

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集證仇滄柱杜詩詳註唐氏云西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即松維堡

三城又杜集箋云西山三城界於吐蕃為蜀邊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

奇也

八哀詩將相王思禮李光弼嚴武張九齡宗室汝陽王璣之外名士有三焉蘇

源明不汙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

度大節已虧下矣

何云名士如珠玉象犀雖無用而不可少則如殷有實始有名豈有無用者若有名而無用則如殷

浩輩是也亦何不可少之有○元圻案唐書文藝傳蘇源明京兆武功功人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第進士累遷太子諡德出爲東平太守名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李邕揚州江都人邕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政游自肆終以敗云鄭虔鄜州棩陽人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備封百官置東都僞授度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中令潛以密章達靈武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

提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

臣有感第

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爲救時之砭

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

案王業一本作三葉

又云道國繼德業丈

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

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集證王道

舊書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子臨淮王誘嗣次子詢詢子微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雲元年官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廣德中官宗正卿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十

書宗室表於道孝王元慶之下首書嗣王誘次書嗣王宗正卿微嗣王宗正卿鍊嗣王京兆尹實王伯厚云義蓋微之子以予考之不然義乃鍊之諸子而實之弟耳詩云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客魂又云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皆前輩諄勉之詞若令義爲微之子則微卒於景雲中去大歷二年且五十六七載義之齒當長於公安得目爲少年而自居老夫乎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爲前太子文學翰林

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卽誠奢也

注謂顧況誤

元圻案東觀餘論跋顧誠奢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八分文學謂誠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

倒巖亦自奇古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七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卽誠奢也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本詩上句云尚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降開元

金石錄

跋尾云潮書惟慧義寺彌勒像碑與

彭元暉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元圻案杜詩注宣和

書諸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能追其遺法世謂邕中興馬韓愈科斗書後叔父雲卿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于時李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擇木善八分寶泉述書賦衛包蔡隣功夫亦列出於人意乃近天造行有隣濟陽人書史會要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瘦勁驅使筆墨盡得如意又注曰吾行學古編云陽冰名潮杜甫之甥後以字行遂別字少温海賦云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知名潮有理案陽冰越郡人太白之從叔也寶應元年已爲賞塗卒吾子行以海賦二語想像其名字宜爾初無引據矯亂後學斯亦妄人也已矣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元宗死也碑云有

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榮陽潛曜又曰忝

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元

案唐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齋宗女下嫁鄭萬鈞臨晉公主元宗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孝友傳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累三月不離面史記鄭當時傳當時字莊任俠自喜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漢書東方朔傳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注寶太后之女故曰太主宋吳縠新唐書綱繆引孝友傳以訂公主傳作郭潛曜之謬不知引少陵碑文苑英華載綱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狐及鄭駙馬孝行記曰榮陽鄭贛潛曜其字齋宗外孫元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子也尚元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據此則潛曜名贛豈以字行與宋錢易南部新書甲集鄭潛曜母瘧疾刺血書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問至哉孝子也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顛夢爲聯

句與此同元圻案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於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舊唐書列傳一百五鄭綯傳綯孫顛登進士第尚宣

宗女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書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恩于長與宣宗第昏然晝寢夢遇十數人納涼聯句予爲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私怪語不詳不數日宣宗上僊方悟其事追維續遇續石門之句爲十韻云

得房公池鷺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

宋元憲以鷺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

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

不悅何云房已卒故也聖俞之意本於少陵元圻案宋元憲贈鷺事見魏泰東軒筆錄十一

程泰之演繁露四晏丞相嘗籠生鷺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

理者以爲餽梅盞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龍之贈今日秦軍餽以蒸  
一阻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與詩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問  
者故追言與謗也一云宋元憲一云晏丞相未知孰是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

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

深可爲流涕何云公蓋自況全云深草集一百二十卷不傳然如  
哭哀進士鏞詩老淚可樹悲痛爲尤深矣方樸山云

於此見厚齋之忠○元圻案真西山跋黃蘗甫擬陶詩曰淵明眷眷王室蓋  
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絕香薇飲水之言衛木填  
海之喻至深痛切山海經三發鳩之山有鳥焉名曰精衛其水自澗是炎  
帝之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  
海又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  
爲口操干戚以舞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陶詩云天柱不可折柱  
本讀山操經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證甚明已而再  
味前篇專咏夸父事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當及也歐今觀康節以從舊  
本則絃言未可憑甫上蒼舊詩載厚齋挽袁進士鏞詩云天柱不可折柱  
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已力  
代國相顧頡頏迨宋祚移恥爲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播擻搶拔劍突前  
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獵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  
從溺枯骨誰爲襄忠烈動天地游魂爲國塲山水倍堪悲地恨徹穹蒼穹蒼  
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  
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眞文忠公龔德莊詠  
古詩序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媯留侯等

作足以訂千古是非元圻案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  
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

事可憐金谷墮樓人息媯事見莊十四年左傳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  
夫人也楚滅息虜其君使守門妻其夫入而終不之宮楚亡出游夫人遂出  
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遂不以身更貳難遂自殺  
介甫詠張良詩曰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爲主合壯士博  
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爲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  
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  
乘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綠灌疑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明詩篇云召南行露始

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

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全云虞姬之和項王亦  
五言也○元圻案國語

驅姬通于優施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眼  
淚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  
曰邪徑敗良田讓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頭故爲人所羨今爲人  
所憐 獨孤及作皇甫冉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  
李盛於劉曹與劉彥和說合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

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詩明云

孤竹一篇傳毅之詞閩按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  
長行行臺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

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爲枚乘作東漢歲云暮冉冉孤  
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爲古詩○元圻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  
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  
之上

鶴山鄧公立注黃  
詩外集序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

之爲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集證禮  
記內則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  
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詩猶存也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卷三聯句始此原注皮日休云柏梁七  
言聯句與焉文心雕龍

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 何云臯陶賡歌非聯句之始乎 集證古文苑漢  
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帝曰  
日月星辰和四時自梁王以下作詩者二十五人○元圻案宋方勺泊宅編  
亦謂聯句始於式微引劉向之說爲證 吳兢樂府古題聯句起漢武柏梁  
晏作 林少穎書說謂夏書五子之歌聯句之始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按

此本世說新語注西陽雜俎續說中亦及之 何云本劉峻世說注段柯古  
發誤中已襲爲已說 集證世說任誕門注譙子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

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不敢哀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者彼則  
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執樂喪者則按莊子緇謳所生必

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  
促急之也左傳哀十一年公會夷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

送葬歌史記絳侯世家家用有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  
橫也然譙周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因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元圻案改成式酉陽雜俎曰世說挽歌起於田橫擊虞初禮議曰挽歌出  
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迭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

歌其來久矣據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  
子近讀莊子曰縛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縛讀曰拂引極索謳統歌斥  
疏緩苦急促言引縛謳者爲人用力也 干寶搜神記田橫門人挽歌二章  
蘿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歡魂魄  
無賢思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分二章  
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畧逝心存我舊夢我濱上立于

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彌呂

成公曰孟既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成全元成父子

有懷厥祖○元圻案韋孟詩見漢書韋賢傳班氏曰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  
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

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案此尸子引老萊子語見文選魏文帝善者行注又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亦引之固歸作同歸古詩十九首淮南子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精神訓禹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猗  
窈窕雜記乃謂人生如寄出高僧傳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十四

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  
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閒遊多用此事云豈偶未攷耶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案漢書本傳注管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二篇攷之風雅尙

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言

也閻按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在前十元圻案左思蜀都賦注引東方朔六言曰合樽促席相娛詩關雎鄭箋曰關雎五章

章四句正義曰詩之見句少不減二節所交聲麗之類是也三字者綏萬邦  
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宛宛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

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周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  
彼築室於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

敢效我友自逸是也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  
也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

將由聲度闌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

雕龍詩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何云典閻作曲此以新刻校古書之變御覽九百

三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

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

之遠我勞如何

元圻案太平御覽載張衡怨詩序曰秋蘭嘉美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

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元圻案汪氏師韓韓門綴學五

綵衣以娛親慈母皆不痛歎歔涕雷中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正用陳思語按伯瑜說死作伯瑜伯瑜年七十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嘗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俞姓韓 隋書循吏傅梁彥先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醇酒事親闕禮為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學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至通遂感悟平為善士宋節士林同子真有孝詩一卷咏韓伯瑜云母力令衰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繪像猶足感焦生詩乃用隋書事而綵衣之事究無可考豈陳思謾牽老萊子為一人耶

陸務觀

跋呂叔和東坡尖又韻詩

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

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

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成

元圻案趙耘菘陰餘叢考二十三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為簞下簞今為機上絲

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澗雜書謂類文有梁文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頭則六朝已有此體 晁穎讀書志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與陸龜蒙唱酬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日休為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

案嚴羽滄浪詩話從之

文心雕

龍詩

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

闕按此不可考

又傅咸有回

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

原注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與焉

溫嶠回文典焉 集證玉海五十四寶元詩苑類格三卷學士李淑承詒編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宋桑世昌回文類聚四卷考劉勰詩苑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梅庚注謂原當作虞宋賀道慶也蓋其時璇璣圖詩未出故總云然世昌以蘇蕙時代在前故用為託始然藝文類聚載曹植鏡銘字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注蘇蕙以前 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酒被從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璇璣圖詩以贈酒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皮日休語見所作雜體詩序 吳兢古樂府題云盤中詩右盤屈書之傅休交云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也回文詩有迴復讀之皆歌而成文也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集證賦載藝文類聚髮類詩用星星

字出於此集證謝靈運詩賦感物歎星星白髮垂劉禹錫詩爲報儒林文士道如今從七髻星星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

闕按韓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稟擬王仲淹之弊也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耶○元圻案文中子曰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故

李義山韓碑謂昌黎文若元氣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荆公謂少

陵詩與元氣侔荆公杜子美畫像詩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惟韓杜足以當

之

山谷與趙伯充書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

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跋劉病翁詩後云李杜韓柳

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十六

而不變可學元圻案下文云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陳后山集九卷

秦觀書曰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宋魏衍陳后山集記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初先生學於曾公舉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全云名清之號靜春謂古樂府及

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爲有

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原注子澄著訓

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

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鴉咬古文尙書驩兜字

也管子短語修廡篇云鴉然若謫之靜卽驩字又雨中聯

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

字本此

閣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曾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

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鼠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爲視觀也久矣余讀毛傳曰云然

集證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蟬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

蟻置兵廣韻二十六恒禍字下曰驪兜凶名古文尙書作蛄說文口部受

字徐鍇注曰古文尙書驪兜字作蛄廣韻蛄當是鴉字之誤管子侈靡篇萬

然者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鴉然若鶻之靜注鴉然和順氣○元圻案坤雅

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 兩雅翼今河東有鼠能人

立交兩腳於頸上或謂之雀鼠 尙書大傳四獄入伯康成注曰堯時得義

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獄之事是爲四獄出則爲伯其後稍

死鴉吹其工求代乃分置八伯

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

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

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繁露引

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元圻案水經注三

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崖南而對銅柱

悉姓馬自相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林邑記曰建武十

九年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

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西陽雜俎說同 演繁露七退之上廣師詩曰上

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羅

王運神力分身爲鷲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

大士中印度在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 朱新

仲猗覺寮雜記亦引傳燈錄其誤與程泰之同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

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

月曾經照古人集證抱朴子尙博篇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

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

古月之明

王胄以庭草一句爲隋煬所忌初學記二載胄雨晴

詩風度蟬聲遠雲開案開何本作開 鴈路長亦佳句也

元圻案唐劉餗隋唐嘉話煬帝嘗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

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曰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

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坐此見書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

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司馬公採此二事入通鑑見煬帝大業九年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

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間按論衡引成

語曰力勝實負勝禍亦表聖之意○元圻案呂居仁官箴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於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喫得三斗醋醋少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石林避暑錄話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故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袁白馬之禍臻將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為是言耶避暑錄話又載裴晉公詩云灰心綠忍事痛鬢為論兵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於唐詩紀事

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崑繡衣石榻宿雲亭

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土瓶泉

也何云張文昌集中有十二詩其和又在作序之後他人即元白亦不傳矣○元圻案朱子韓文公攷異曰侍講處厚字德載盛山郡名昌黎序

曰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予者予是應而和者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通州白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十八

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殿中丞為秘書監温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方崧卿曰樊云和者十人而特集闕下者六人耳朱翌猗覺寮雜記曰退之盛山十二詩序盛山今之開州也唐地理志云古巴東郡之胸昭縣也孫觀書劉宗林泉山贈言後日景韓吏部序盛山韋處厚十二詩屬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興縣之間未幾韋侯名遠侍讀六經禁中和十二詩行于時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均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于時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計有功撰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

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

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何云今作御史荆公

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釭春酒香

章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元圻案二程遺書一李獻伊川

語錄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不為相見情不相接爾

墨子親上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

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集證丹鉛錄曰僞文

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合隨鴟夷以終事與墨子正合隨鴟夷者子胥潛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盡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未精密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影撰此事○元圻案杜牧杜秋娘詩曰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通鑑陳紀長城公至德二年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其尤可鑑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隋紀文帝開皇九年陳主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高類入建康晉王廣使類子德宏馳令類留張麗華類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

之類歟何云張碧歌詩尚可觀難與李赤黃居難同論集證唐志張碧詞行集二卷

時人益郊讀其集詩云天實太白未亡其已消歌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與亡陳識備風骨高秋數奏登潭一輪月推之者至矣柳宗元李赤傳亦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元圻案容齋五筆載張碧農夫詩云運鋤耕斷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處拋妻子東坡書李白十詠云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後近見孫遜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卒為厲鬼所惑而死姑孰雜詠十首載全唐詩第九册南唐劉崇遠金華子云有舉子能為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比白居易字樂天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綠枯桑童麋來觸犀鵝鶩慄于

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元語又南征詩繞繞帳生犀

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此詩今集已佚犀株衛帳并

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集證太元將上九紅蠶綠于枯

桑其爾不黃童上九童麋觸犀衣其首裝次二鵝鶩慄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千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元圻案唐文粹載陸龜蒙雜諷九首其一云紅蠶綠枯桑燒城水如甕其二云童麋來觸犀德力不相及其三云鵝鶩于冰陸力懷所適其四云赤舌可燒城謔邪易為互方言八鴈白關而東謂之鵝鶩郭璞注鴈音加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鶴連鵝玉篇鳥部鴈古俄切鵝屬鵝鶩並同宋元憲送孫刑部領漕并部詩云犀株衛帳并兒勇鵝髮迎塗繪老賢宋景文漢南州按行江浚以詩見寄詩云前驅夾道嬾開雉合宴傳餐帳繞犀又早夏集公會亭餞別詩有行帳繞犀株之句二宋俱兼用陸語

毛澤民全云名滂號東堂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

期本李賀賈休詩集證李賀浩歌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

期○元圻案毛澤民上曾樞密布詩云燕齊日暮客不歸新豐主人豈知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會當酸鹹有同好主簿且須歸祭灶詩見臨川大尉公此語難為俗人道云云毛澤民名滂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陳振孫曰榜為杭州法曹以樂府詩佳句為協律郎卒遂有名著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任仕為協律郎年二十七釋賈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蘭溪人王建禮之署號禪月大師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

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

夢權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何云李賈生詩本之詩人名彼故老詠之占夢○元圻案漢書

賈誼傳文帝思誼微之入見上方受齋坐宣室上因感鬼神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又佐倅傳鄧通見神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願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顛臺呂夢中陰日求推者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異之國朝厲樊榭鸞宋詩紀事三十二馬存字子才鄱陽人因慕徐節孝道德寓楚州卒業于其門元祐三年進士為越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州觀察推官有集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

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

比原注錢起名在第六豹舄賦閩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何云錢起第六可與杜牧第五並用集證容齋四筆考登科記云永正元年權德輿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元圻案唐范攄雲溪友議二文宗元年秋詔禮部尚書高侍即籍復司貢籍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試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也乃以羽衣及詩最止於岳齊二枚未登大任高鎔進五人詩賦奏曰李肱霓裳羽衣曲詩然為迴出臣與狀頭第一人其次張棠詩亦絕好與第二其次沈翼中琴瑟合奏賦與第三王牧第四柳棠第五錢起李肱詩俱見文苑英華一百八十四李肱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梁園獻舊曲五座流新製鳳管遞差霞衣

競搖曳穿罷水殿空瑩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無聲肯聽差音聖明知善繼錢起湘靈鼓瑟詩落句云曲中人不見江上數聲青至今盛傳錢起豹舄二篇以兩遍用四聲為韻見英華一百三十三卷唐王定保撰言言篇篇雀獸詩即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吳武陵曰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於是搢笏朗宣一遍曰詩即與狀頭鄢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鄢應聲曰敬依所教及通勝篇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勝帖韓文公薦十人於

修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

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溫之杜荀

鶴猶糞土也方樸山云厚齋所以自況○元圻案通鑑後梁紀太祖

開平元年二月甲辰唐昭宣帝降御禮禮位於梁以攝

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

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趙光胤副之帥百

官備法駕詣大梁又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以縱無成功

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前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

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表之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

一進士杜荀鶴以所業謁梁祖恐懼流汗再拜敘謝梁祖合賦無雲雨詩杜

絕句由是見知杜既歸騰懼成疾幾不能起明若教陰明都相似爭表梁王造

化功由是見知杜既歸騰懼成疾幾不能起明若教陰明都相似爭表梁王造

數四晁氏讀書志別集類中羅隱甲乙集十卷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

中舉進上不第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自號江東生杜荀鶴唐風集十卷

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梁祖薦為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恃勢侮易紹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紳眾忿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自號九華山人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為

之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集證宋書樂志陌上桑

阿彼服薛荔帶女蘿既合睇又宜笑子戀慕子善竊羨亦赤豹從文狸新夷

車駕結旌旗破石蘭帶杜蘅芳拔茲蔓所思處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

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晡東風飄飄神靈雨風

懸葦木搜援思念公子徒以憂○元圻案東坡有歸去來集字十首自序云

余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為十首又陶子駿伏老堂詩東坡自註三余增

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

與可竹石是也元圻案文苑英華三百二十三張南史詠花一字至

七字詩花花深淺芬葩凝為雪錯為霞鶯和蝶到苑

占宮遊已迷金谷路頻駐玉人車芳草欲陵芳樹東家半落西家願得春風

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三百二十五詠竹詩竹破山連谷出東南殊草

木葉細香庾信小園中閑對數竿心自足三百二十七詠草詩草草折宜看

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遙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

別離在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文與可二詩宋

文鑑取之 計敏夫唐詩紀事曰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池亭送別酒酣各請賦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後遂洽爲詞調名一七令 白樂天詩云詩綺美壞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惟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

一 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鄭雲叟何云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元圻案白樂天秦中吟買花云帝城春欲暮直轄車馬度比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紫交五束素又云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見後蜀何光遠鑿誠錄高尚士條尤延之全唐詩話取之

韓文公題臨滄寺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

塗不過七百而不知礪成五服至於五千本書語

也奚以汎引爲 元圻案老學庵筆記三退之詩云夕照湖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或以爲歇後語非也書礪

成五服至於五千注云五千里也論語方六七十里如五六注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顧氏嗣立韓詩集注引某云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二五

安國傳本無劍字古有如此造語者何不引此以正之 唐彥謙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看愚民盜一抔

唐彥謙送樊瑄司業歸朝詩啗螫譏爾雅注見前賣餅斥公羊注見前

前公 事見晉書魏志全云晉書魏志蔡謨鍾繇事○元圻案彥謙詩見文苑英華二百八十三 晁氏讀書志唐彥謙字茂鄭并州人咸通未進士著鹿門詩一卷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爲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

又云自晒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

司馬公也 元圻案邵氏聞見後錄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 宋黃徹碧溪謠話云司馬公豈慕其居洛有開適

之樂耶 芥隱筆記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

堯韭舜榮梁元帝元覽賦始用之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 李羣玉

蒲澗寺蒲何本作蒲談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閩按蒲澗寺在廣州

府治東北二十里○元圻案英華二百三十八李羣玉蒲澗寺詩云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

秋光裏浮溟與甚長 宋青臣繼古藜編曰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  
堯華謂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顏秉載梁太子賚河南萊登則云堯非  
未儔姬歌非喻又以堯非對姬歌矣曰堯非於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  
之義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爲非感百物  
爲菖蒲今菖蒲是也 郭璞詩薺菜不修胡蟬蟬豈見夕薺亦作薺 後漢  
書郡國志注博物記曰扶海洲上有草名薺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  
民飲穫至冬乃詠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案廣州記曰甘溪潤水味極甘  
冷旁有石名禹餘糧或草或石未詳孰是 文選張衡南都賦太一餘糧注  
本草經曰太乙禹餘糧一名石胞生山谷

致堂云古樂府詩之旁行也 何云詩之有關勸誠可被管絃爲  
樂府所採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

之樂府乃官名非別有古樂府詩體 也致堂未嘗學問往往有此等臆說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

何云此 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全云致堂亦  
就不差 就後人所云

古樂府而言未必不知漢之有樂府也何氏詆之太過 集證漢書禮樂志  
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  
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爲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師古  
注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元圻案胡致堂作向薊林海邊集後序曰詞曲者  
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  
變雅之音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 放翁渭南集  
十四長短句序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諸爲歌千餘年後  
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

寒山子詩 何云樂天多效之荆公 如施家兩兒 案詩云施家有兩  
武各自備託身爲得所孟公問其術我 兒以藝于齊楚又

子親教汝秦魏兩不成失時成齟齬 公鶴可  
事出列子羊公鶴 恰似羊

濟生 他賢君不賢不賢君莫與君賢他  
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 見客不賢他亦拒隣善矜不能仁

徒方得所勸逐子 只取休儒飽  
張言拋却卜商語 如侏儒方朔 不憐方朔餓  
涉獵廣博非但

釋子語也 何云酒壚猛狗出韓非子枕流事出世說如一道一德言有  
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自升斗何補半之類尤多○詩云赫赫誰城肆其  
狗齷便是走 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 從活

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更險諛若其開小道緣  
此生大僞詐說造雲梯制之成棘刺 亡羊能補牢失意終無極 對偶之

工者青蠅白鶴 死將餒青蠅 黃籍白丁 清老檢黃籍  
工者青蠅白鶴 吊不勞白鶴 黃籍白丁 依前注白丁 青蚨黃

絹 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 黃口白頭 不用從黃口 七札五行 能

射 據本詩絹當作卷 黃口白頭 何須厭白頭 七札五行 射

穿七札讀  
書覽五行  
綠熊席青鳳裘  
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  
何云六極  
藝黃腸白骨獨猴心獅子吼待鶴飛來九維東岱北邙衛氏兒鍾家女三端六  
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  
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醜  
三端自孤立六藝  
越諸君  
冢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  
欲伏獮  
而楚辭尤超出筆  
猴心須聽獅子吼  
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

墨畦逕日有人兮  
山陘雲卷兮  
何云卷  
霞纓秉芳兮  
集作哀

欲寄路漫兮  
難征心惆悵兮  
狐疑寢獨立兮  
忠貞

何云楚辭則爲人竄爲五言第七句云衆嗝呼嘶聲可爲失笑也故翁曾奇  
書天封明老囑爲正之又云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眞佳句也○元圻案  
唐書藝文志寒山子詩七卷寒山子隱唐與縣寒山巖於國清寺與隱者拾  
得往還  
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  
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好爲詩  
列子說  
符篇靈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爲公子之傅  
好兵者以法干楚王以爲軍正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  
貧養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  
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也遂宮  
而赦之其一子以求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  
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干衛侯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得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  
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趨魯  
世說排調類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知稱之千庚公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試驅來毳毼而不  
肯舞故稱比之  
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亦奉  
一囊粟侏儒飽欲死臣朔餓欲死  
三國志吳虞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放  
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  
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太平御覽九百十六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陶看之但見雙鶴飛而冲  
天  
通鑑齊紀高帝建元二年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謬上詔虞  
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僞日甚何以齎乎注  
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  
漢書鄒陽傳注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  
用母皆丁矣  
搜神記青蚨蟲如蟬蟻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布或用子先  
言母皆歸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蚨  
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子尚弟  
子邯鄲淳字子禮甫弱冠而有異才尚使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  
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冠而有異才尚使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  
二毛  
史記鄒陽傳白頭如新領蓋如故  
左傳晉楚遇于郟陰潘亟之黨  
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穿七札焉  
後漢書應奉傳奏書五陵並下  
西  
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玉几玉床白象牙簾綠雉席  
拾遺記  
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凰雀各一雌一雄昭王綴鳳毛爲裘  
晏子人有  
酤酒者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猛狗入挈器而入且酤公酒  
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韓非子說管仲對齊桓公詰與晏子同  
世說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國與晏公輸  
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亦何罪之有  
列  
子紀目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于路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

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韓非子燕王微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間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食酒食肉再露日出現之矣陰之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戰國策見兔而顧夫未爲遲也亡羊而補牢未爲晚也語林衛洗馬頴識通達論者以爲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其爲人極醜行嫁不售韓詩外傳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婦士舌端漢書霍光傳賜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題皆向內故曰題湊後漢書鄭樞傳曰臣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宋如覺禪師宗鏡錄三引大涅槃經曰云何現喻如經中說衆生心性有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驗即今衆生心如猿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楞嚴經富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百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緘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在山顛望之不可到陶宏景本草曰鯉最爲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宋許彥周詩話載寒山子楚辭首句作若有人兮坐山樞第五句心字作獨字謂離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司空表聖

司空圖字表聖

云戴容州

叔倫

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

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二十五

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初學記二十七北記曰藍田

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 李商隱錦瑟詩嗚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唐書戴叔倫傳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官客管經略使

古詩十九

首

何能待來茲

文選注

茲年也左傳

僖公十六年

今茲注云

此歲呂氏春秋

任地篇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閩按趙注孟子今茲未能爲今

年未能盡去是亦以茲爲年集註闕故嘗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爲之○元圻案孟子下句云以待來年則今茲之爲今年也明矣 王氏此條本宋龔氏芥隱筆記 鶴林玉露補遺公羊傳諸侯行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爲年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

原注古詩爲題見於此 何云古詩爲題見於此 初學記二十七載梁元

○元圻案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 初學記二十七載梁元帝詩云春蘭本無艷春澤最茂蕤蕤姬得春罷尚書卷事歸臨池影人浪從風香入衣當門已芬馥入室更芳菲蘭生不擇選十步豈難稀

韓文公

記夢

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

諫字

謂善爲

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

闕按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元圃

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清景闕本作青景今從何本藹藹

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尙想濠梁既

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元圻案王儉詩藝文類聚四載

其全篇云文明儲后冲賦其量徘徊禮樂靈遊風尚微言外融幾神內王就

日齊暉儀雲等望本茂條榮源澄流潔漢稱開平周云魯衛吝我藩華方軌

前軼秋日在房鴻雁來翔云云王氏所引從初學記四錄其六韻南史二

十二齊王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僧虔曰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耳

劉苞九日侍宴樂遊苑正陽堂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原注陸陽顛見樹陰移何云段成式詩坐對當廳木看移三面陰○元圻案劉苞詩見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陸放翁小園詩云晨露每看花蕊拆夕陽顛見樹陰移自注云此二事非閒寂不知也梁書文學傳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爲太子洗馬與從兄孝綽同郡到溉等並以文藻見知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二十六

段成式句乃花開好詞非詩也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原注石湖辨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

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何云放翁老學菴筆記亦辨之錢氏大昕曰石湖說見吳郡志○元圻案風

選二十九魏文帝雜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

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于常

畏人宋錢康功植杖閑談曰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坊按蔡邕傳亡命

江海退迹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亭椽爲笛車又諸葛孔明說荆州形勢曰東

連吳會王羲之會稽內史時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

會僑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不獨爲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

何據而然而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卽吳會也國朝趙氏蕞陔餘叢

考二十一西漢前會稽郡治本在吳縣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渡江而西

守所治在吳故殺守卽起吳兵朱異與會稽爲兩郡故會稽守卽其鄉郡也時

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東漢分吳會爲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

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孫贛傳策已平

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今老學菴筆記無辨

吳會之說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集證太平御覽百七十四戶子曰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亦不居此又呂氏春秋所本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高臺多陽廣室多陰亦本戶子○元圻案呂氏春秋孟春紀重己篇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文選二十二有應休連百一詩一首無此條所引二句李善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連作百一篇詩裁切時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連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又孫盛晉陽秋曰應休連作五言詩百三十篇書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休連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篇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明張氏溥漢魏百三名家應休連集有百一詩八首其二云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李虛己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

音韻猶啞虛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

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元圻案宋周輝清波雜志十二李公受虛己為天聖從官喜為

詩與同年曾致堯倡酬會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輝在建康識北客杜晞顏嘗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真貴人數日中八字最響覽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於陳云老學菴筆記五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會每日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吳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致堯子固之祖字正臣虛己建安人吳元獻之婦翁也朱子謂呂本中論詩欲字字響而暮年詩多啞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也人

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閩按清敏名稷字相之鄰人官

樞密直學士文彦博嘗品稷為人以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詩要句中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壁詩云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紀事十一廬州府志載包孝肅端州郡齊望詩云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草盡兔狐愁史册有遺訓毋貽來者羞黎濟集樓輪行狀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元圻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載王化基感懷有美璞正成終是寶精鋼寧折不為鈎之句與包孝肅同意化基興國二年於呂蒙未榜及第後參大政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諡孝肅官樞密副使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豐中丞相之名稷緒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

大經鶴林王露謂其悖理傷道又曰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矣 日出堂上飲之詩爲

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

其貶問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之詩摹寫怡堂之習真堪痛心疾首末數語即魏風園有桃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也此風雅正傳

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

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繪

謂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

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掄乎元折案 魏鶴山

作李石林臨川詩注序曰石林於其丰容有餘之辭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文強志瘦詞險韻則又爲之盡辨鈎研俾覽者得以開卷瞭然

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蔽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以明如曲漢

恩自淺胡自深云云以返諸正自餘類此者尙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 王

介甫明如曲第二首李壁註曰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

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如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

安石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

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爲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又日出堂上飲詩云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之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楸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託願永久何言僅君收乃令卑濕地小蟻生萬蝓蟻又能高其礎壓已堪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蝓蟻又能高其礎壓已繼者謂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蟻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註曰此詩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爲客者視其蠹壞已甚將有鎮壓之憂爲主人圖所以弭患此而不忘君卷卷之義更難之念疑始於此案李註無引鄭氏考槃之誤語豈今本有所刪節耶又君難託詩云人事反覆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注曰或言此詩恐作於神考魯遇稍哀時詞意殆不類平日所爲兼神考遇公終始不替沉大臣宜知事君之義必不爲此怨尤也 介甫集有兼并詩註引蘇文定公云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持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又寓言十五首其三云後世不務此區區兼并并注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勤菴云公雅不喜王氏或節其故曰說多而善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伏節死諫之士始解矣始無以勸言爲過今觀此詩乃復以控兼并爲非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皇祐初進士第二人官終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普居無爲山號無爲子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

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全云寄詩云莫向

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

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榮陽全云希哲

希哲字原明公著之子聞之作麥熟縲絲等四詩案四字似當從童蒙訓作曲以諷

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何云事見童蒙訓方樸山云郭更醜

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蓋深恐其買

禍也烏臺之勦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諫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

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

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匪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

表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云云其意亦深矣 葉石林詩話與可與子瞻出

下崇寧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持作詩亦

有略詆及時事者榮陽公聞之深不以為然時公疾病方愈作麥熟縲絲等

曲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得詩慙懼違詩公謝且和公詩如公

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張文潛明道雜誌蘇惠州出守錢塘來別潞公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  
興也但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  
畢仲游與東坡書亦有知畏於文之語 郭祥正字功甫當塗  
人熙寧中舉進士官至汀州通判著青山集三十卷宋史有傳 饒節字德  
操撫州人嘗為曾布客與語新法不合乃祝髮法為浮圖更名如璧嘗作偈  
云開濟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遂號倚松道人宋藝文志載倚松集  
十四卷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甲科蔡京當國召  
為宗子博士力辭不就年四十字呂原明誌其墓著清溪集十卷 伊洛淵  
源錄榮陽公晚居宿州真陽開十餘年衣食不給處之晏然 今本東萊詩  
集二十卷無麥熟等詩

後山 答李端叔書 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

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

以團茶洮州綠石 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

端可以回萬牛文潛 贈李德載 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

公巉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

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

時文獻之盛

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李端叔書曰足下謂僕之文似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於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休乎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事跡具宋史文苑傳陳氏書錄題解別集類中有豫章宛邱后山淮海濟北濟南集各若干卷云蜀刊本號蘇門六君子集秦濟北則晁无咎濟南則李廌方叔宋江藻浮溪集書張文潛集後云文潛名未諱郡人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

晏元獻詩宋文鑑取之

何由更

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

韓詩

雪詩無出晏元獻

殊韓持國

全云

之右

何云徑直少味以詩論非佳句○元圻案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出者陰

數之極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韓維書持國綵之弟元祐初拜門下侍郎有商陽集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

座詩軒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三十一

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

晉元帝二年號

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異苑原文鶴字下有語字於橋下曰今

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閩按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來割地

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元圻案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儻九代乘兩龍博物志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承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所記皆神怪之事

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

見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三宋景文

異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

何云拙○元圻案翟汝文字公異潤州丹陽人登進

士第歷官參知政事以伉直忤秦檜罷歸諡忠惠宋史有傳

文苑英華二載唐人二黃人守日賦三篇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

孝成建始四年七月熒

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卽事云雨

不成遊布露歸今傳家集作半路出左傳襄三自朝布路而罷

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考也集證續漢天文志安帝永初四年六月丙子客星大

如李○元圻案金樓子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更無柳絮隨風舞馬氏校云風舞元板作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案此詩今傳家

集不可以見司馬公之心何云戴唐器云温公詩作於四月清和則蜀葵花非傾葉向日以庇其根者似

載於體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元圻

物有誤案此坡公次韻江晦叔詩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

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

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矣閩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集證周書類之儀傳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凡六百三十餘事爲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文帝覽而嘉焉○元圻案國朝鄧長蘅蘇詩補註尚仍施注之誤豈偶未檢此條歟唐書王績傳績字無功著醉鄉記

以次劉伶酒德頌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

糞土何本作糞壤今從閩本出茵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蕘此

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

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元圻案雜摩經卑濕淤泥乃生蓮花柳宗元與蕭儵書雖朽

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茵芝以爲瑞物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何云再舉此二句亡國遺臣以自喻也坡公晚年所

造深矣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

古絕倫輩嘗觀欒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

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何云不帶聲色則有得於經矣均父與稱快連類言之非知文者也

避路放他出一頭地即指東坡也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

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何云先王父選科舉之文曰快編蓋用坡語然但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

恩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呬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

以上皆漢書作萃蔡原注萃音翠○案此王氏謂司馬相如傳與善注所引異字也集證云檢今本善注無此語誤

萃音翠引班婕妤賦外戚傳紛綵兮紈素聲其義一

也師古注綵紈衣聲也綵音于暗反紈音蔡琴賦善注班婕妤自傷以賦紛綵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翟翠字雖不同其義一也

鮮明爲翠乃古語集證老學菴筆記東坡牡丹詩一柔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爲何語及遊成都未行街大市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舖乃知蜀人鮮翠言鮮明也

稱易田云要知翠翠以爲鮮色確是色以爲衣聲確是聲蓋雙聲疊韻兩文相合大致形容之詞以聲求之不可典要惟變所通無庸箋註聞其聲未有不知其辭者矣

錢氏養新錄十九說文溲新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橐

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

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爲學文之法

方樸山云即外氏所云智過其師方

可傳授○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不為者故其詩近之而其遠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闡桂州人梅聖俞

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

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藁數十幅事見

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元圻案東坡集藏為歐陽晦夫賦詩三首其一題云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一琴橫

歐陽君好學詩於聖俞又得贈行詩云當為橡葉園待歲月於桂林里中桂林主人今甚好文晦夫行矣往游蘇府作嘉客不獨過家上冢為可樂也曾

敏行獨醒雜志梅聖俞送歐陽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凰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

蘇明允初在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困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以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凰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宋詩紀事三十二歐陽陶元祐六年進上石康令

夏小正九月樂鞠東坡樂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

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原注司馬公春帖子候鳥來歸北寒魚沙負冰亦用夏小正元圻案夏小正

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

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何云此卽山谷詩中語元圻

錯綜天經雜草木文章帝機杼又次韻答斌老病起鶴山詩風光樂草木有和氣時從物外益酒中味魏鶴山黃迺東園詩主人心安

之後踴狝之所嘒木石之與居間關自羅然自今論其遺文則應淡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

之相後猶使人踴躍興起也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馬氏校云子元板作

手只無悔過竇連波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

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元圻案唐武后蘇氏織錦迴文記曰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偶見此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見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三

物理論全云楊泉作云虛無之談無異春鼃秋蟬聒耳而已

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七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集證抱朴子外篇制驕云劫上林喋喋之畜夫爲春鼃夏蜩之聒耳又廣壁云春蛙長津而醜吾見患於聒耳○元圻案陸佃埤雅二引物理論云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題王黃州禹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

餘巧故爲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

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

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卽水碓也方樸山云其意總取莊子所稱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三十五

漢陰丈人○元圻案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智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遠人來

躡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鮓觥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鮓觥

此兩姓今無人按太元難十九云角鮓觥終以直

其有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

羊也注誤矣何云吉老陳氏時山谷爲太和令詩在外集又云今本太元作其有施疑温公本與之不同鮓觥今本作解豸

方樸山云今本太元難十九角解豸終以直其有施不作鮓觥有犯字不可解今本作其有施者注云終爲人別曲直故可施行也則此犯字或誤

集證論衡是應篇鮓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臬陶治獄其罪疑者合羊觸之淮南子主術訓楚文王好服鮓冠注御史法冠也能卽解字說文鮓此

群羊生角者觥角傾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推蜚廉弄解曹張揖曰解鷹以鹿而一角又作獬豸見廣雅釋器獬豸冠也音義並同○元圻案今廣雅本亦有解豸者

八百老彭嗟杖晚以虎臂杖送李任道詩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

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道遙遊釋文引王逸注醇朴乃器

師次韻奉送公定詩二字出荀子全云此末二句另是一條○元圻案楚辭王逸注彭祖至八百歲猶悔不壽恨

枕高而取遠也荀子解蔽篇工精于器而不可以為器師

江西道院賦堂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

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集證爾雅釋山山如堂者密釋木樅松葉柏身注凡兩引尸子藝文類聚八十

九及爾雅疏引作尸子綽子篇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

屏跡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輕而實重元圻案宋任淵陳后山詩注丞相溫公挽詞第三首註云公既執政士大夫得罪于熙豐者極力薦引而用之日月吹噓

字雖不對而事勢氣象實相等此詩人之妙也魏志鄧澤曰孔公猶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杜詩惟待吹噓送上天鶴林玉露十三謂生為造成為化

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日月正相配也姚合城西溪叢語山谷稱后山溫公挽詞云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一聯其才可厭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案錢氏大昕曰改樹為木避英宗嫌名何

如休望董賢車何云文潛句亦未工仲彌性詠韋執道不

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

一一詩誅姦諛之蕭斧也元圻案漢書孔光傳光典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

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曰它詭其不泄如是後

倖傳董賢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遇光尤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

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絲是權與人去俸矣唐書韋執道傳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道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

下平章政事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任貶執道為崖州司戶參軍執道未幾將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撤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皆既易句試觀之崖州圖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四

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浮山集十卷宋仲并撰并字爾性江都人周必大平園集有所作并集序稱并以紹興壬子擢進士甲寅以丞相朱勝非論薦改京秩尋補外去丁巳復以張浚薦召至闕爲秦檜所阻改停京口自是間退者二十年孝宗卽位擢光祿丞出知蘄州桓譚新論雍門周說自嘗君曰以飄零之勢伐弱韓譬猶磨蕭斧以伐朝菌也李泰伯詠孔光云王莽欲爲先與草葦賢將適自迎門台中樹木何閑事却對妻妾不肯言與文潛詩同意

朱雲爲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卽得對成帝時言路猶

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

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元圻案韻語陽秋載宋子京一絕云宋游英氣震生風瀆死危言動帝聰殿楹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似更藟藉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做廬山高而不逮絕唱

寡和也

元圻案黃氏日抄六十三讀曾子固文集五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爲對厚齋蓋不以爲然也故云爾歐陽公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作也詩在文忠集古詩二南豐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詩在元豐類稿八歌行中又卷二有遊麻姑山詩亦七言古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五十七

非厚齋所指石林詩話記歐公語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惟太白能之王直方詩話郭功父過海聖俞爲誦永叔廬山高詩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一句

唐子西湖上詩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何云以詩論總不佳本於李

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此二句揚誠齋詩語取之朱新仲

無人馬爲二對飲月成三何云上句出沈慶之傳○今本灑山集此詩已佚本於

秦少游寧浦書事身與杖藜爲二影將明月成三案淮海集作對月影成

三誤也當據此正○何云馬爲二月成陸務觀自東涇度小嶺間有三作對仍不類唐人必無是也秦句勝陸務觀地可下卷喜而有賦

誰其二云者兩黃鵠何云添其字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

仲東津送方務德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此二句後村詩

橋務觀用之程致道俱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

全木鴈中

何云句太板○此程致道昔蠅盧吳下用葉翰林見奇詩韻作也見北山集卷十鄭虎臣吳郡都盧文粹亦載其全篇

敖器之

陶孫用之 致道柏馬木鴈之句蓋已佚矣 唐子西集二十

四卷

四庫書著錄子西名庚眉山人 劉後村詩話子西詩文皆高其出納晚唐及坡門當不在秦冕之下 晁氏讀書志李誠之集三卷李師中字

誠之唐子方

貶春州誠之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朱翌新仲謂山集二卷

四庫書從

樂大典錄出 南史沈慶之傳慶之乘此車安所之平 李太白

遊屐田間

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平 李太白

詩舉杯邀

明月對影成三人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隙

大破郡以

爲饒方進爲相秦罷之王莽時常惛早鄉中追怨謫曰壞坡誰翟

子威飯我

豆食羹芋魁反乎覆彼當復誰言何兩黃鶴 張衡詩美人贈我

青瑛玳何

以報之雙玉盤又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三秦記

長安正南

名秦嶺谷名子午杜子美元都垣歌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

結茅屋

一統志鎮江丁卯橋在府城南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

因水涸奏

請立球用丁卯後人建橋故名唐詩潭葉歲終不於橋野馬不識

人難以駕

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

不死千丈

日以至馬悲罷還樂振迅鈴鞍轡之景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

使讀書日

有求歸聲我命之翠歸失得柏與馬之栗別我去計出柏馬下後

中之工畫

者遂作爲柏石圖東坡作詩爲之銘 莊子外篇山木莊子於曰

中見大木

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主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敖器之名陶孫長樂人有 翁集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器之題詩子元樓壁落句云九泉若 遇韓忠獻休道如今有末孫捕者至易服而免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未薪仲名昱桐鄉人政和進士周益公爲作集序以比杜衡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張

芸叟

晚作樂府百餘篇自序

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

原注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

何云高適五十始爲詩又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東坡效也又云山谷與秦少章云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爾春而爲冬漸可識矣○元圻案宋徐度却掃編中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 書錄解題別集類斐波集三十卷台正言陽暉崔鶴撰鴈坐元符上書邪等廢於家治圃號婆娑靖康初召爲諫官力論暉懈之罪忽得瘴疾卒 隋李諤上隋高祖書曰閭里童昏貴遊總弁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曾文昭公全云肇字子開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

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閩出兩冀謂

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布作恐誤元折案筆叢布

之弟治平四年進士官舍人龍圖閣學士以元祐黨籍貶濮州團練

副使紹興初追諡文昭宋史有傳善曲阜集四卷四庫全書著錄呂居

仁童蒙訓上冀殿堯彥和夫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劾判瀛州與弟大

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師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

由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為御史大壯力勸其兄早退

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曾子宣子開先後知瀛州呂氏蓋因此而誤東

都事略冀夫傳共瀛州人呂氏謂夫劾瀛州亦恐未確漢書兩冀傳兩

冀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倚二人相友善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冀又

何武傳武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冀在沛郡厚兩唐

徐師川全云名侑山谷甥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

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何云善頰之句為人所傳此劉見北山集中

朱文公語錄云師川遊廬山遇宦者鄭諶與之詩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後村闍拔劉克莊號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

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脰緣詩瘦早棄魚須伴

我閒本然居士豈卽鄭諶歟原注魚須笏也何云與鄭諶詩云平生不善劉黃策色色門

中皆有八朱子云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樣似有力焉又云師川得至兩府亦緣其不汚邦昌僞命其父又死事耳當時士大夫持論亦以刻全云中興聖政記紹興七年四月戊戌御批鄭諶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相曰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諶所薦朕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史又云徐俯者後因胡直羅薦俯自代朕問之知其為人今湛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官祠則師川之誘高宗已自辨之矣又云揮麈錄紹興十四年徐俯未衰乃曰徐俯身後俗傳可憐有弟琛能嗣俯業願陛下用之故有是命其後在山谷諸甥中最有名故用之不由湛薦明矣又云思陵好山谷詩而師川至貳卿然則師川之獨稱主知不以其父死事及師川之不汚僞命也當時不汚僞命者尚有喻汝礪亦竟不用至死事之孤淪落更多何氏之說非也○元圻案書錄解題詩集類東湖集三卷樞密豫章徐俯師川撰禮之子亦魯直諸甥也思陵以黃庭堅故召用之丞相呂頤浩作書具道上旨而一時或言其由中人以進其初除大坡也程俱在西掖繳奏不行奉祠去其然乎否耶然俯在位亦不聞有所建明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畫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

惟一人此二句後村詩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

凜然義動單于府何云府字用不得此西漢人不知出此肯

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閩按後漢書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閩

從其俗何云昭君只當借其論落無容更求儲也欲論高而至不近情文

章所戒又云新仲不知後漢書中本有求歸事未深諫其曲折豈不蒙冤哉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選誰從陶靖節重

陽惟有傅延年原注前未有用者何云句法卻不佳○元圻案此

梁文靖公原注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澀

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何云偶然

梁公之句失於雕琢何云村俗有之○元圻案楊文公談苑王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原

問和美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葉石林燕語亦

載此事以為王沂公以行乞見薛簡肅梅爛詩話梁鄭公克家末第詩為

潮州揭陽宰館客寓縣治東齋齋前有梅一株忽於九月中盛開邑人殊以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

於半山閩按半山最後學絕句於唐人元圻案誠齋江西

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江湖集者蓋

學后山半山及唐人者也又荆溪集自序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鳴綠水

波東酒傾一斗鳶肩客醋設三杯羊鼻公原注羊鼻

公見龍城錄○元圻案唐書馬周傳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周舍新豐逆旅

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恣然獨酌眾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遇旅

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

宗怪問何何曰家臣馬周教臣言之帝召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岑文本

曰馬君爲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魏徵傳遼東之役高麗昧暢犯陳李  
勛等力戰破之軍還帳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卽召其家到行在賜勞  
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又東夷傳高麗馬普水出鞞鴨之白山色若鴨頭名曰  
鴨綠江龍城錄魏相忠言諫請贊皇萬機有日退朝太史宗笑謂侍臣曰  
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  
快此見其眞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然食未竟而芹  
已盡

攻魏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

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全云張武子名良臣號雪臆又云此失灤山語非雪臆屬

山則本之景迂○元圻案樓倫攻魏集書張武子詩集後曰武子拱人也家  
于明隆輿初與余爲同年生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  
曰水禽有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於前乃拾  
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謙類此劉應時良佐寄張武子詩云霽月耿  
東南流光淨如洗幽人懷夜光秋水弄清泚春雲多態度葦蕩出山麓舒卷  
無定蹤形容勞遂目可人古錦囊多乎斯二者造物發天藏葦端妙陶冶其  
平生高致可以想見周益公張良臣雪臆集序曰襄邑張良臣字武子家  
於四明擢隆興進士第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游他人朱紫君因青衫  
他人鍾鼎君樂簞瓢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謂宜掌故六  
曹馴致館學而君病不可爲又曰君之弟堯臣亦工詩景迂生集卷四黃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十一

河多洶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莠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  
感之賦三詩洶河復洶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轉雜龍鼉汝欲澄清力  
幾多官家費盡水衡錢萬夫政待汝猶漣天上大河轉以填可增汝漫覓其  
嶺虛名覓何常休譏汝在梁右洶河漫畫復漫畫河尾沙軟喙一尺天生圓  
啄不解充倦魚薄淺幸有脫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饑腸倚暮烟慚愧信  
天緣右漫畫信天緣何爲者非達亦非賢終朝開口不敢仰待魚落味急下  
烟大魚變化小魚點誰肯效命於爾前皇天日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強求  
索豈不鑑漫畫右信天緣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

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眞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

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

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

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元圻案文忠此詩題曰題隱者蘇翁事迹此條

首數語卽本詩小序也又自注云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與有爲者故云  
宋劉子翬蘇雲卿傳曰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衣澤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  
曰蘇翁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後爲相屬豫章帥及漕致之帥漕密物色獨  
有灌園蘇公無雲卿也屏騎從易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揖之延

入室叩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曰德遠何如  
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二客因出書幣  
請其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問則高戶閉然竟不知所終張世南  
游宦紀聞載宋自適記蘇翁本末其詞略同 蘇翁選張魏公書幣題詩荒  
園壁間云多年別作一番風誰料聲名達帝聰自有時人求富貴莫將富貴  
汗蘇公

南塘 閩按南塘

趙汝談號

挽趙忠定公汝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

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

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一日示

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元圻案慶元黨禁寧宗慶元元年十一月御史胡紘奏趙汝愚唱引僞徒深為

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朱子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劔  
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至事禍萬言極陳劔  
定請以著洪之遇遜之同人朱子默然取奏稿焚之因爲更號遜翁遂以疾旬  
休致汝愚既責客陵過衡陽而病又爲守臣錢葵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寃  
之 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元  
晦爲之泣離騷以寓意焉 趙汝談字履常號南塘太宗八世孫

孫燭湖

閩按燭湖名應時  
餘姚孫氏祖之

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三

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須魚雁到桐

江又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

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何云詩不工。元圻案後漢書逸民嚴光傳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  
也少有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  
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曰君房位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  
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臨其館光臥不  
起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注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  
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又陳寔傳寔字仲  
弓潁川許人也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而  
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召焉及後復誅讓子讓以寔故多所寬宥  
子紀紀子羣爲魏司空 朱子答孫季和書云子陵仲弓二絕甚佳當觀霸  
叔能譏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或遂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人家祖  
父壁立千仞子孫猶自東來西況況太即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任命  
亦何足怪哉 孫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姚人從學朱子之門有燭  
湖集二十二卷 四庫全書著錄

平園

周益  
公號

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生白殺青皆佳對

何云

皆不工○元圻案周益公省齋文檄二送揚相守紹興詩漢劉蕭居士周輿  
畢保盛安危元注相公和楊樂道見寄詩殺青滿架書新繕生其永我命室  
乃大巡師云云 王荆公外和楊樂道見寄詩殺青滿架書新繕生其永我命室  
久虛李壁注劉向戰國策序曰皆定以殺青書書可繕寫列子釋文謂汗簡  
刮去青皮也應劭風俗通殺青作簡書之新竹有汗後皆盡故作簡者於火  
上炙乾之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攸止 老子道德經四十六韋天無道戎  
馬生于郊 杜詩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孟 宋書七十四臧質傳質答魏  
太武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諒如此事不可具說元  
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邢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  
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 史通佛狸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  
佛狸魏太武小字 元張雨題孫叔明雪齋詩云生白定知虛室妙殺青唯  
積古書多本於荆公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本於玉

汝金吾之對

何云惡對○元圻案魏鶴山李微之心傳聞其弟貫之

首云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想見江西兩虜使天涯顛顛鬢成  
翁自注云併謂真景元也 朱翌荷覺齋雜記曰世傳不逢韓玉汝有應聲  
對曰可怕李金吾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爲名字不始於韓 容齋隨筆韓莊  
敏公纒字玉汝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 汝李景讓傳劾莊  
御史孫玉汝蓋其人也 全唐文載孫玉汝金機賦一篇 漢書百官公卿  
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三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注金吾鳥名主辟不祥 荅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十三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

語出東方朔神異經

閩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爲  
放翁也○元圻案林和靖寄玉梁施道士

詩子雲遺構任丹房天鼓時聞數叩霜真景載波尋鐵柱怪書披月看銅牆  
唐陸羽甫里集六四明山詩序曰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  
南雷一旦訪子來語不及世務且曰吾得於王泉生知子性誕逸樂神隱中  
書探海岳遺事以期方外之交雖銅牆鬼炊虎獄劍餌無不親也 神異經  
中荒經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黃銅爲牆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戶共一門石  
勝題曰鬼門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水青色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麗

穎公寇萊公事

閩按麗籍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何不載閱云不如云論貧富說有無何又云辨字

拙然對甚的 集證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論守黃州時麗公爲郡樣  
麗常有疾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管爲貧宰相亦有年壽故麗公脫年退老作  
詩述其事○元圻案孔平仲續世說曰寇萊公出入將相不營私第魏野贈  
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洪舜俞名吝襲於潛人嘉定元年進士理

本朝絕句有浹潔鄭樵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

又荆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元圻案王荆公朝叔

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菴共經綸諸君可笑俞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李壁注或云此詩宋景文作

演蕃露云搏黍為罵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註也

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錄

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

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

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元圻案演蕃露六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日人有能輕搏黍者不能無意于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璧數以搏黍問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日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為之據也爾衡在黃祖坐上黍靡至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十四

衡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謔此即搏黍也補明卮言八或以以搏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鷺對鷺也但不知搏黍之為黃鷺何出耳 詩葛覃註黃鳥搏黍也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云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流亦云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鷺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鷺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 演蕃露三湘素雜記靖康開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

正世傳名物者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日為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黃朝俊今本細素雜記作朝英 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四前輩稱李種和杜李公詩收得柔榆輝柳事爾按仁傑家滿人閒桑榆事見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滿人閒桑榆事見淮南子至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州縣官拔至顯位以為五公一代之

盛桃李也又談叢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開傘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國非為私也又唐人詩譏李德裕曰閉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閒種蒔菜楊

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用栽桃李事者多矣竊謂蔡文

所本其來自古非起於唐按韓詩外傳云子質事魏文侯獲葬而北遊謂簡主曰從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

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于所樹非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桃李事當本于此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靖康細素雜記十卷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

曰朝英建州人銘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祇有九十事 書錄  
解題小說家類能改齋讀錄十三卷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曾虎臣撰

方言 三 斟益也 案郭璞注言斟酌益之 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

或謂之何斟 注云言雖少損無所益也 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我今

年病不斟 詩見卷十七 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爲不禁 何云此本李孟

世無官也 韋元成傳註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也 廣空也 呂成公銘湯烈母云

湯世曠僚委社于後 此成公代其父倉部公作也銘曰湯世曠僚委社於後祖相我初內德之茂 而

琴本改爲曠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 東坡作皇太后 而

注者改爲銀鈎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謨書之語 翠管銀罌

也 元圻案李孟傳方言後序曰曾文清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樹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肯際銅魚使記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十五

我今年病不斟自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鐵版輒誤作病不禁 北史邢

卻傳卻字子才河間鄴人有書甚多而不甚警校見人校書常笑曰天下書

至死讀不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謨書更是一適 呂本中字居仁壽春人

徙婺州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宣和中爲樞密院編修紹興初特賜

進士書官侍講中書省號紫微省故稱紫微舍人著東萊詩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

會幾字吉甫贛人徙居河南官浙西提刑忤秦檜去僑寓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諡文清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 案今本東萊詩集不載此詩 又云

何知若人胷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

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大出游出漢書田叔傳又

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 閩按漢書帝紀無此語 集證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二月隕霜

傷麥稼秋罷師古註曰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 ○元圻案呂東萊詩集

卷三與才仲弟相別于白沙東門之外帳然久之因成八詩奉寄其第三首

楚越何知若人胷中有積立鐵又卷二十四春日紀事第二首云不知意肝胆難揚州準擬春來大出游所恨溪山最佳處不容老子便歸休又卷七去年試院中作詩云今年復入試再次前韻誰令君作官袞袞簿書下誰令君不

學陷弄乃欲跨嶺懷北窻斯人多暇田疇望家遠日月已秋罷尚蒙諸公憐未至官長罵何時歸來乎更作一段畫 漢書田叔傳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暴坐苑外終不休日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曰故不大好游

趙紫芝

閻按紫芝名師秀爲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秋夜偶書 詩謂輔嗣易行無漢

學元暉詩變有唐風

閻按下句本唐庚語 何云唐子西云少城漸有唐風矣紫芝詩本其語○元圻案紫芝宋太祖八世孫昭熙庚戌進士著天樂堂清苑齋集 唐子西語見書三謝詩後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

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

頽頽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

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

何云田禮景定間持節

不可忘

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烟累姓氏多因論籍香御史虞虛劾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虞鶴官 全云只謂原本作只爲爲是又云宗禮繁齋弟子○元圻案東坡雪堂記曰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舊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雪中爲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也時東坡謫居黃州 名勝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十六

志道鄉臺在嶽麓山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此守臣溫益下逐客令風雨夜渡湘江張拭爲浩築臺于刻石曰道鄉 陳振孫曰田畫字承君樞密況之姪也與鄒道鄉善鄒之貶畫曰願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齊東野語四庭堅富沙人初名公筠以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勃殿試第三人年六七歲時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知其不永劉潛夫誌其墓 庭堅有紫巖集今佚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

長香風玉杵鳴不爲三窟計

何云東坡詩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邱 永

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搏之月

見沫之星

何云月闕其搏見太元

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尙期一戰

之收

元圻案此下似有佚文 後漢書馮異傳隆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迴谿終能奮翼追他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吳吉甫仕履未詳厲樊榭宋詩紀事據此條載其詩四句

湯伯紀

閻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殿學士諡文清

自傲云春秋責備賢者

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

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

閩按王氏遜著作在郡湯爲少卿與王氏居隣牆晨夕過從王氏論關洛流析

江西之同異示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論精微剖析幽眇湯歎曰吾閩士甚多惟伯厚甫爲區儒使眞文忠在願同居弟子列會湯年輩力引去遂薦王於朝云 全云深寧蓋以自傲

薛士龍

讀三

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何云倫

此等證工而無味卽自己出尚非佳處

方樸山云余嘗有詩云蝸角觸蠻爭左右鴻溝楚漢畫東西○元圻案莊子則陽篇戴晉人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唐李公佐南柯記記東平甫于苕夢中統婚於槐安國出爲南柯太守任植羅國事皆寓言也 王介甫讀蜀志詩云十載分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雁湖注云亦蠻觸之意東坡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詩左角看破楚南柯開長滕

徐淵子

全云徐淵子亦四靈之一

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

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

子春秋

原注李義山詩經由宣尼莖書留晏子楹○元圻案晏子春秋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子莊而示之 葉水心徐道暉墓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七

誌曰徐昭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其有詩數百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惜其不高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已君既死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 徐淵子名似道號竹隱黃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權直院憲秘書少監終提點江西刑獄其人在四靈之前謝山蓋誤以徐文淵爲徐淵子也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何云

意自佳但恐與上文難膠附○元圻案老學菴筆記任元受名盡言張魏公作都督欲聘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陳直齋曰盡言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官申先之子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眞詩云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眞已候於松

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

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眞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

中賜號沖熙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謂超世之資

與陳圖南侔

元圻案呂本中紫微詩話以為邢和叔尚書嘗以丹遺

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選解壽斯民與此祿不同 宋詩紀事二十一  
十七龔原字深之有贈王筌七言絕句序云筌字子真富鄒公客元豐中賜  
號冲照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受上清籙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左慈  
得進洞宮旋聞且千載矣此作冲照未知孰是 今畫壇集不載王筌功行  
碑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

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

此詩全篇已佚

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何云此亦自喻也全云郭恕先歷仕諸

朝非一行傳中人物也深宰特有晚於任元之徒耳先劫歸佛遂為近日廣  
山口舌○元圻案東坡郭忠恕畫像跋曰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  
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儀相徐公辟從事與字室董喬事  
謝去周祖名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  
秩滿遂不仕太宗聞其名召除國子監主簿益縱酒肆言時政語聞流登州  
宣和畫諸忠恕作篆隸凌轡晉魏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謫官江都逾旬  
失其所在後閱數歲與陳搏會于華山而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八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元圻案宋子撰楚辭集註又判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  
大臨凡五十二篇為楚辭後語自為之序曰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  
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失節亦蔡文姬之  
儔耳今皆取之豈不以文姬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離騷而著蘇  
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 東都事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  
為人有智數少舉進士神宗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富弼在西京  
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浮溪

閩按浮溪汪藻號

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

可給廩

原注晉書無此語 集證水經殺水下注晉中州記曰惠帝為太子聞蝦蟇聲問人為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貢充對曰在官

地為官蝦蟇墓在私地為私蝦蟇墓令曰若是官蝦蟇可給廩○元圻案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 四庫全書著錄此詩題曰向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



唯高適此語本舊唐書通傳 全云班許而外如曲江諸公不可勝數卽賀中第賈至亦清班也○元圻案唐書高適傳字達天滄州渤海人 藥有道科 初第官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年五十始爲詩即工 樂水心 習學記言四十二舊史言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唐世能詩之達者 甚衆何必高適豈待之在甫白郊島之間耶 舊唐書高適傳末言唐詩人 達者唯高適

山谷 胡逸老致虛菴 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爲富不仁者可以警 全云其說甚淺深窄或有感而言○元圻案王華甲申經記曰庚寅歲湖州孔目官

宋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子服爲從官 眞西山跋曹唐弼通濟倉記曰太史黃公之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云云世知誦其言而未必入信之也撫之宜黃曹君堯咨卽其家立庚六計所有之田歲收數百六十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全活者甚衆其子錫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紹定二年冬盜發隣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勿犯誣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觀此二事施濟之報理有必然

少陵 夔州歌 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

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 案杜詩箋引此條此句下有東屯之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田可百許 稻米爲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爲

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 東屯 詩云少陵別業古東

屯一飯遺忠猷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

是君恩 原注東屯有青苗陂○元圻案祝穆方輿勝覽東屯有青苗陂杜詩云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又云東屯復讓西

一種住青溪東屯之田可得百許頃稻米爲蜀第一云云與此條略同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爲

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

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 此上蔡論語解自序文 此

之謂心遠 何云此豈可以說詩 方樸山云朱子取上蔡語以註詩詩

詩心遠二字則不如此耳何說亦未得要領也○元圻案眞西山跋龔尉少仙全氏心遠室記曰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云云嗚呼今人局超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鋒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卽胡公之言求之

宋正甫和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元

案真西山跋此詩云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 劉元城先生語錄曰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卽真也 錢氏養新錄曰正甫箴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惠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卽正甫否當攷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

見書元圻案風俗通義東海朔山有大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閭頽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銅虎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千戶門上書二名以禦凶鬼 六帖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戶謂之仙木百鬼所畏

陸放翁晚年歲暮書懷云嚴寒冽謝帶來客老病猶貪未見書

葛魯卿名勝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

山元圻案方言後附錄劉歆與揚雄取方言書雄答書曰雄言辭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遺卽君又終之則歆死以從命云云齋三筆極辨此書之僞 班嗣事見漢書敘傳 藝文類聚隱逸類載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繩糾繫聲名之韁纜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學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朱希眞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

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頽憶昔升平淚成

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

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原注唐李益開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堯歷松廬有道經故人

爲杜史爲我數階莫○元圻案宋周紫芝少隱竹坡詩話曰頽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頽歷朱希眞作小盡行云與夫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希眞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眞下殿拜訖請致其事上改容而許之 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上朱敦儒字希眞洛陽人賜出身歷館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副定官欲令希眞教秦伯陽詩遂落致仕除

未必王侯着眼看蓋希眞嘗有鷓鴣天云不知何事到長安如天縱酒梅花醉

任曾批給露支風教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十場幾首看頭看侯王

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識之 希眞著有巖

壑老人詩文集一卷又有猥較集 四庫全書不著錄豈已佚耶

山谷和楊明叔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何云公行子章

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何云荆公詩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山谷龍眠據云金石分水波頤軒詩云

金石不隨波又云李義山爲渤海公舉人自代狀粟松筠四序之榮包金石一定之調唐人自用之又云李諤自擊樂器又云吾來仲言別沈功教云

適若波瀾人生異金石又在唐人之先方樸山云孟子注趙岐章指此注唯宋槩本有之今注疏無○元圻案宋槩本孟子公行子宥子之喪章趙氏

章指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胥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

閻按洪邁號

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間會有葛三來

葛三事出太平廣記

原注葛山公第三子

何云此之謂劉鬼籊○元圻案事文類聚前集雪類載幽寇

錄曰晉州蕭刺史至忠將以臘日啟雪有樵者於霍山中一老嫗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君不復獵矣太平廣記三十九載

原化記曰大歷中初鍾陵客崔希真見一老人避雪門下崔異之請入獻松

花酒老父取一丸藥投酒中則顏甘美老父於帷幄前所挂素上如有所塗

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至江蘆洲中見一舩舩中數人狀貌皆奇

而樵客在側其人顧笑曰葛三乃見適於伊人歸視幄中得圖有三人二樹

一白鹿一藥笈後將圖詣茅山問李涵光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宋史藝文志載洪邁野處猥菜一百四卷環野錄三卷而陳氏書錄祇

載野處類稿二卷云全集未見則當時傳播已稀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五十二

王逢原

采蓮示王聖美葛子明

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

氣得金玉多自慰買居紀甬榮顧影樂冠佩喜將

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

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

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退之有感二鳥賦符讀書之

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

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

陋也何云亦隨其子之高下而語之耳王宋之論吾所不取須觀公鎮州事全云昌黎固不以此貶其大概然此等責備之語亦不可不存

何氏只知偏袒韓公耳又云王荆公頗不服退之而與逢原甚契觀此詩知其意見議論之合矣方樸山云論高而不切事情又云禮學記云胥雅肆

三官其始也鄧注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此正韓子符讀書城南示

義○元圻案鄧志宏文集十九跋陳了翁書邵堯夫誠子文曰昔韓愈氏示

符石風用玉帶金魚之說以激之愛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方以陳節過庭之訓毋乃相萬乎黃山谷嘗書退之符讀書城南詩跋其後

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誇之以富貴榮顯浩翁曰熙寧元豐之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歸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則於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獎勵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王令廣陵人初字欽美後字莘字之曰逢原王荆公以其妻吳氏之妹妻之著廣陵集 四庫全書著錄 皇甫湜退之墓誌公以某反鬪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請擇庭臣往諭衆懷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懼汗伏地乃出元翼 李習之作韓昌黎行狀曰鎮州亂賊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留滯自顧遂疾驅入庭湊賊兵拔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其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特謂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幼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衆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永元年雖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五十三

由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無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尙書久聞之何也庭湊曰卽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

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

鐵駟胡爲而收之也 何云鑿語不容作詩者生一波頭耶○元折書老學菴筆記曰胡甚仲嘗言退之石

鼓歌義之俗書趣矣媚狂肆甚矣子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無委蛇其言義之俗書未可駭也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

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

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

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

賢哉 全云四明慶歷五先生曰大隱楊先生適石臺杜先生醉西湖樓先生鄧江王先生致鄧江猶子桃源先生說也荆公合鄧時皆所尊

禮其講學在灑洛未起之先亦泰山安定徂徠之流亞也○元圻案荆公傷杜醇詩李壁注曰公爲鄆縣常有書請醇入縣學及在朝又數從越人問其安否曰盧醇如此其退之所稱董召南之流乎蕭條老妻猶公詩可想見其入○弔王致詩曰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猶公詩收遺棄稚子松間拾墮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籠粥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唐子西全云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

天子爲宅家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

王呼曰宅家救兒唐昭宗光化三年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

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元圻案蔡邕獨斷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爲

家故稱天家又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晉書五行志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菰蘆生不止自成積湘山野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資暇錄官家又稱宅家言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商英入相而作也子西嘗愛知於商英故云然

文宋瑞指南錄爲或人賦云何云此詩殆謂留夢炎悠悠成敗百年

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五十四

付西風何云西風疑作先風又云非也西有先音故借對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

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眞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原注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闕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詔應麟覆考若第賦上帝敢爲得七卷真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語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七卷真其第七卷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卽詩所謂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卽指留夢炎一輩言集證按文天祥紀年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字之曰宋瑞祥正字山房隨筆三十二衢向齋甲辰繼文文山宋瑞兩辰大魁中齋作相享富貴三十年仕北朝尚書文山繼登第丁父憂仕途亦坎壈乙亥紉義兵勤王終以罔功患難中倚之爲重雖名爲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亞秋詩云嗚雪蘇卿受苦辛庚公老免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客猶是衡門一棟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作○元圻案顏師古匡繆正俗是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爲先按王衍壽靈光殿賦云朱柱黜儻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傲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爲灑是知西有先音也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載何夢桂送留夢炎詩曰昆明交劫山塵細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棹改庾公空作北朝羞歸來眼裏吳安人咸淳元年進士爲夢炎所取士此詩亦王炎午生祭文文山意文山大節千古中齋之富貴眞黍一炊矣文文山存指南吟嘯等集

翁與可上徐直翁清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

迺翁知

別志曰慶歷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使人迎勞且厚遣之海去不為累富鄭公欲誅仲約范公曰高郵無兵與賊戮之恐非法意仁宗從之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思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嘗告之曰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吾雖誅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及二公躡不自諫范出撫陝西富出按河北范因自乞守邊富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適林曠曰范六丈聖人也童蒙訓亦載此事姚仲約作屍仲約 邵伯溫聞見前錄玉晉公祐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官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祖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志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願以上以臣之家保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言直貶護國行軍司馬某州安置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堯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 徐清吏字直翁浦城人嘉定七年進士理宗朝參知政事諡忠簡

鄭得言

原注侃 馬氏校云鄭得言元板作鄭德音

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

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良翁

原注

為詩餞之曰諸生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五十五

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

何云宋人句法然博士切事也 全云此本荆公詩

漢 跨馬時遭官長罵登堂早被學生嘲然俱宋人句法○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口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海之言未既有笑於列者 杜少陵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蹄躪遭官長罵 福建通志李丑父字良翁莆田人端平二年進士除大學博士遷諸王宮教授丁大全當軸丑父忤其意遂罷于祠

柳文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

書而力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投筆詩

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閣按王氏與弟應鳳同

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兄弟坐堂下畫燭為期少緩輒怒呵之由是兄弟文並敏疾 全云王溫州携以不附史高之而罷即深亭父也理宗嘗御書跋古傳忠及竹林二字賜之○元圻案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地作遂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名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班超傳超家貧為官傭書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



